

SUMERIAN NOTE 1



2.0//©2024 王岳
所有权利保留 本文档不得商用

这是一篇苏美尔语的学习笔记。

这个文档是第一册。

内容参考：

Daniel A. Foxvog 《Introduction to Sumerian Grammar》 2014

1. 拉丁转写与音系

(由于现今苏美尔语楔形文字的输入仍然存在不便之处, 本文档的所有册笔记中苏美尔语内容绝大部分采用拉丁转写)

1. 苏美尔语的特点是有大量的同音异义字——字的发音相似, 但含义不同, 用不同的符号书写。

𐎠du: 来, 去

𐎡du₃: 建造

𐎢du₈: 释放

2.1 我们使用一种由数字下标和元音上的变音符符号组成的标识系统来精确地识别实际文本中出现的文字符号。识别的标准仍然参考 R. Labat 的《Manuel d'Epigraphie akkadienne》(1948-), 它有许多版本和转摘。Y. Rosengarten 的 *Répertoire commenté des signes présargoniques sumériens de Lagash*(1967)是阅读古巴比伦(简写 OB) 苏美尔语文本不可或缺的材料。R. Borger 的《Assyrisch-babylonische Zeichenliste》(AOAT 33/33a, 1978)现在是符号阅读和下标数字的现代化参考, 尽管最好的苏美尔文学文本的新符号列表是 C. Mittermayer & P. Attinger (Fribourg, 2006) 所著的《Altbabylonische Zeichenliste der sumerisch-literarischen Texte》。

单音节符号

多音节符号

𐎠du (= du₁)

mu₁ru

dú (= du₂)

mú₁ru

𐎡dù (= du₃)

𐎡mù₁ru

du₄

mu₁ru₄

变音符总是加在首元音上。

2.2 对于多个音节符号, 旧的符号表中使用的系统与现在的有差别, 尤其是 Labat 的。在可能仍然在图书馆中遇到的最早版本符号清单中, Labat 用下标 4、5 承继变音符的用法, 即把锐音标和重音标转到多音节符号的第一个音节上。

mu₁rú (= mu₁ru₂)

mu₁rù (= mu₁ru₃)

mú₁ru (= mu₁ru₄)

mù₁ru (= mu₁ru₅)

问题在于一些有“长短值”的符号。例如，túk 的符号可以读/tuk/或/tuku/。Labat 给出的一种解读是 túku，这并不代表 tuku₄，而是 tuku₂，即 túk(u)。Borger 的 AbZ 系统（在这里使用的）和 Labat 的后期版本更趋于一致，使用了变音符多音节符号的第一个音节，但只用于小标 2、3。

2.3 符号的新含义，发音存在但没有被普遍接受的索引数字的，仍会赋予一个“x”下标，例如 da_x“侧边”

2.4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锐音标和重音标被完全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数字下标。即新宾夕法尼亚苏美尔语词典（PSD）的惯例，例如 du，du₂，du₃，du₄等。苏美尔学文献里读音系统仍然是前沿研究，但初学者熟悉它仍是至关重要的。

2.5 在单语的苏美尔语境中，苏美尔语单词通常用小写罗马字母转写。大写字母 (CAPS)用于以下情况：

A. 当一个符号的确切含义未知或不清楚时。许多符号是多价的，也就是说，它们有多个值或读数。当对某一符号的具体解读存在疑问时，可以选择其最常见的值，并用 CAPS 来表示这个疑问。B. 当一个符号的确切发音未知或不清楚时。C. 当一个人想要确定一个符号的非标准值或“x”值。在这种情况下，“x”值后面紧跟着括号内已知标准值的 CAPS。D. 当人们想拼出一个复合字标的组成部分时。

2.6 在双语或阿卡德语的语境中，存在着各种习惯。非常常见的是，阿卡德语是用小写罗马字母或斜体字母书写的，用大写标识苏美尔语：a-na É.GAL-shu“到他的宫殿”。在一些出版物中，人们还会看到苏美尔语以罗马字母间空格书写，阿卡德语以小写罗马字母或斜体书写。

在苏美尔学文献中，限定词，不明确的意义指示用上标来表示；在阿卡德语语境中，也经常用 CAPS 来表示：^{giš}haš hur 或 ĠiŠ .HAŠ HUR。它们有时也会用小写并以句号分隔：giš. haš hur。

部分或完全缺失或破碎的符号可以用正方形括号，如 lu[gal]或[lugal]。部分破损的符号也可以用半括号表示。旧抄写员的省略符号是“< >”括号，而现代编辑器的符号是双角“<< >>”括号表示。

2.7 在阿卡德语语境中，连字符总是用来拼写阿卡德语，而句点则用来分隔苏美尔语单词或符号的成分。在苏美尔语中，句号将大写复合符号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而连字符则用在其他地方。


3.1 然而，当一个人试图为苏美尔语特有的链构成中的元素的连接制定规则时，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苏美尔语中“词”的正式化定义仍然很困难。参见 J. Black, "Sumerian Lexical Categories,"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92 [2002] 60ff.

及 G. Cunningham, "Sumerian Word Classes Reconsidered," in *Your Praise is Sweet. A Memorial Volume for Jeremy Black* [London, 2010] 41-52。


因此，我们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写苏美尔语；我们通常不抄写“单词”。动词链由词干和词缀组成，它们总是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单元。但名词链通常由形容词、同位语、从属属格结构和头名词和后缀旁的关系从句组成。在单语苏美尔语语境中，名词性链各部分的连接或分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别学者的训练和习惯。一条经验法则是：链条越长，它的各个部分用连字符连接起来的可能性就越小。工作中，主要标准通常是陈述的清晰性。名词链的成分通常是连接的。形容词以前总是与它们所修饰的词连用，但现在大多数学者把形容词写成一个单独的词。动词形容词(过去分词)现在也很少连在一起。属格结构的两个部分不连在一起，除非它们是复合名词的组成部分。

3.2 在缺乏一种普遍接受的方法论的情况下，人们必须尝试发展自己对苏美尔语如何形成意义单位的敏感性。我们的符号和单词连接系统只是为了帮助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帮助语言的视觉表达。书写系统本身并没有这样的联系，也没有使用任何标点符号。应该把公认学者的惯例作为范例，也应该努力保持一致。

当一个符号被写在另一个符号的内部（或者，特别是在旧的文本中，在上面或下面），产生的新符号可以用 CAPS 来描述，用一个“x”分隔基符号和添加符号。


 KAxA: 嘴 x 水 = NAĜ 喝


如果标志的阅读/发音是未知的，以下是必要的标准转写方式。


 IRIxA: 城市 x 水 = IRIxA 城市 IRIxA（现在常见的写法是 URUxA）

两个符号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特别是当它们共享一个或多个楔形笔画或由于紧密的放置而失去某些笔画特征时，称为结合字（结合词）；一些还具有倒转其组成部分的顺序的古老写法。虽然有些学者也会使用句号，但传统上连写的部分都用加号“+”来连接。更复杂的复合符号可能以若干个连接的元素为特征，以圆括号标记其中的子单元。

 GAL+LÚ: 大+人 = lugal 王

 GAL+UŠUM: 大+海蛇 = ušumgal 龙


 ZU+AB = abzu “（神话）地下河，深渊”

 DAG+KISIM5x(UDU.MÁŠ) = amaš 羊圈（现在常见的写法是 DAG KISIM5 x LU + MAŠ2）

古体或旧苏美尔文本的符号顺序不似后期的书写传统, 一个冒号可用于告诉读者, 在实际写作中其两侧常反向排列, 如 za:gìn 写 GÌN-ZA 而非通常的 za-gìn“青金石”。冒号还可以用来表示不知道符号的正确顺序, 因此“ba:bi:bu”就意味着“我不知道哪个标志是第一, 第二还是第三”

4.1 生成新符号的一种方法是标记基础符号的一部分, 以指定所要的对象。这些记号被阿卡德抄写员称为 gunû-笔画(源自苏美尔语 gùn-a“彩色, 装饰”)或 šeššig 影线(因为笔画与苏美尔语早期表示谷粒“še”的交叉形状相似)。


 saĝ/sag  ka

 da  á

第一组基础符号是 saĝ“头”。嘴部的笔画形成 SAĜ-gunû, 读 ka“嘴”。第二组基本符号是 da“身侧”(即肩膀、手臂和手)。手臂上的影线产生 DA-šeššig, 读 á“手臂”。


4.2 两个或更多的符号可组合而成新的符号。


A. 同一个符号复制 2 甚至 3 个。

 ANoverAN.AN = mul“星(后来指天、神), 光, 辐射”


B. 结合两个(或更多)不同的符号, 通过联想产生一个新的意义。

 KAxNINDA: 嘴+面包 = gu7 吃


 A+AN: 水+天 = šêĝ 下雨

 NÍĜINxBÛR: 圆形区域+洞 = pú 井

C. 在一个基符号上加一个语音指示符, 该指示符指的是在意义上与该基符号有关的单词的发音。

 KAxME: 嘴+me = eme 语言

 HEZENxBAD: 围墙区域+bad = bàd 城墙

 LUD.ZÚ.BAR: 太阳+zubar = zubar/zabar 黄铜

4.3 到目前为止, 最重要的新发展是多价原则, 即在语义上将“多个意义”与一个特定的符号联系起来, 每个含义都有自己独立的发音(即类似汉语的多音字)。这成为一种生成新语素意义的非常有效和简单的方法。如:

 ka“口”, 也可读 kîrî“鼻子”、zú“牙齿”、inim“词语”

5. 使用定符是为了帮助读者判断一个多价符号表示作者想要的可能意义。定符是一类为数不多的符号, 当置于一个或一组符号之前或之后时, 表示被确定的对

象属于某个特定的语义范畴，如木制、芦苇、铜或青铜器，或人、神、地方等。直到 Ur III 时期（2114-2004BC），定符基本上仍是可选的。当苏美尔语不再作为常用语言时，它们就变成了强制性的。在阅读文本时，定符大概是不发音的，为了表明它们实际上不是单词的一部分，至少在单语苏美尔语境中，我们将它们写作上标。

6. 在某一时期，猜谜文字（?）出现了，用很容易画出的一个物体的符号表示不容易描述的，尤其是抽象的概念的谐音字。例如，一个箭头的图片，发音为 /ti/，也成为了 ti “肋骨”和动词 ti (l) “生活”的标准符号。字谜原则的采用是一个伟大的创新，但它增加了学习苏美尔文字系统的难度，因为这样写出来的单词的含义完全脱离了它们符号的原始基本形状和含义。随着字谜原则的扩展，音节或纯粹音韵学的发展，符号的价值成为可能。例如，符号 mu “名”或 ga “牛乳”现在可以用来写动词前缀 mu- “现在，当前”或 ga- “让我”，也就是说，语法元素不是真正表意，而表示句子中的句法关系。一套规则的音节意义系统也使任何单词的拼写成为可能——这在处理外来词时特别有用，因为这些词没有合适的苏美尔语符号存在。

7. 充分发展的书写系统使用表意符（文字符号）、音节符（源自文字符号的声音值）和定符（帮助读者从多意义符号的不同意义中进行选择的不发音字）来再现口语。现在有些人把这种系统说成是意音文字。

8. 许多苏美尔语的字都是用一个符号来写的，例如：a “水”。一些符号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来表示一个新的意思，并把它们加在一起，形成复合式符号，它的发音与它的任何部分都不同。这种复合词应与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复合符号组成的复合词区分开来。这类符号在苏美尔语中用来书写名词和动词的词根或单词，在阿卡德语中作为一种速记来书写阿卡德语单词，否则就必须使用音节符号来拼写。

9. 在苏美尔语中，音节符号主要用于书写语法成分。它们也通常用来写那些没有合适的符号的单词。

有时，这些语音文字表明所讨论的单词是一个外来词，例如 sa-tu: 阿卡德语 šadû “山”。

10. 苏美尔语 Emesal 方言文本的特点是音节书写的比例很高，因为该方言中的许多单词发音不同于其主要方言 (Emegir)。例如，Emesal ka-na-âĝ = Emegir kalam “国家”，Emesal u-mu-un = Emegir en “主，上天”。我们偶尔也会遇到以音节书写的主要的方言文本，但通常只来自周边的地理区域，如埃兰人的首

都 Susa (在伊朗) 或北部美索不达米亚遗址, 如巴格达附近的 Shaduppum (今 Tell Harmal) 。

音节符号有时被用作多价符号的注释, 以表明正确的发音; 我们通常把注释写成上标, 就像我们把限定词写成上标一样, 例如: èn ba-na-tar^{ar}“他被质疑”。一个早期的本地注释(?) 可能很少成为一个词的标准写作的一部分。最好的例子是ĝeštug“耳朵, 智慧”, 3 种写法: 𒂍-ĝeštug, 𒂍-ĝeš-túgPI (一说 ^{giš}-tug²PI) , 𒂍-ĝešPI^{túg}。

11. 如前所述, 定符是一种符号, 它可以出现在词语之前或之后, 以各种方式对词语进行分类。它们是正字法的辅助工具, 在实际讲话中大概不会发音。它们在古代末期开始零星地被使用。虽然它们可能是为了帮助读者选择一个多价符号的期望值而开发的, 但它们经常必要地使用, 甚至当所确定的符号不是多价符号时。例如, 虽然木材决定ĝiš 可以用在 PA 符号之前, 以帮助指定其读作ĝidri“权杖”, 而不是 sig“击中”; ĝiš也被用在 haš hur“苹果(树或木材)”之前, 即使该标志没有其他的阅读方法。其他常用功能是帮助读者区分同义词, 例如 ad“声”和 ^{giš}ad“木板”, 或一个词的不同相关意义, 例如 nú“睡”, ^{giš}ĝ èš nu(NÚ)“床”。

前定符

i (abbr. ^m): 一、(一件) >个人姓名(通常为男性)

lú: 男人, 人 >男性职业

munus (abbr. ^f): 女性 >女性的名字和职业(阿卡德语)

diĝir (abbr. ^d): 神 >神灵

dug: 锅 >船只

gi: 芦苇的品种和对象(?)

ĝiš: 树, 木材 >树, 木材和木制品

i₇ (或íd): 水道 >运河和河流

kuš: 皮 >皮、物

mul: 星 >行星, 恒星和星座

na₄: 石 >石料和石制品

šim: 芳香物, 树脂 >芳香物质

túg (或 tu₉): 服装 >毛料, 衣服

ú: 草 >草本植物, 药草, 谷类

iri: 市 >城市名称(以前读作 uru)

uruda: 铜 >铜和青铜器物

uzu: 肉体 >身体部位, 肉块

后定符

ki: 地方 >城市和其他地理实体

ku₆: 鱼 >鱼、两栖动物、甲壳动物

mušen: 鸟 >鸟, 昆虫, 其他有翼动物

nisi(g): 绿草 >蔬菜 (早期的 sar“园地”读法仍可看到)

zabar: 青铜 >青铜器 (常与前定符 urudu 结合)

12. 许多苏美尔语的名词性和动词性词根, 当词根后面没有一些元音音素时, 例如在一个词的复合或名词性链的结尾, 或者后面跟着一个辅音后缀时, 掉落该辅音 (尾音, Auslauts)。

例: 'the good child' dumu-du₁₀ /dumu du/ +作格 -e >/dumu duge/

作格使 du₁₀ 的尾音/g/显现。

13.1 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 长音值广泛使用; 因此, “by The good child”这个短语应该译为 dumu-dùg-ge。但这样做的缺点是, 它会让读者觉得这个辅音实际上变成了双倍的。事实上, 从早期的亚述学的许多苏美尔统治者, 神灵和城市名字仍然发现包含双倍辅音的引用形式, 但不能反映其苏美尔人实际发音, 如女神 Inanna, 而不写作 Inana, 或国王 Mesannepadda, 而不写作 Mesanepada 等等。二战后, 利用大多数学者仍首选的短音值系统, 苏美尔学家开始使苏美尔语的音译更符合其实际发音, 尽管现在倾向于回到古苏美尔学家的长音值。当然, 从原始 Ea 符号表的数据来看, 古巴比伦抄写学校所教的是短音值 (参见 J. Klein & T. Sharlach,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97 [2007] 4 n. 16)。最后, 一个人必须简单学会熟悉表示一个可丢弃的辅音的每一个符号的长音值和短音值, 虽然在一开始, 从它们的尾音来学习短音值就够了, 如 du₁₀(g), ku₅(dr), 等等。

13.2 如果隐藏的尾音会在苏美尔符号或单词的记忆中产生额外的问题, 那么正字法的规则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安慰: 在后面的音节符号中拾起并公开表达最后的辅音, 这是对多价符号正确阅读的一个很好的指示。可能与上述现象基本相关的是辅音在其他环境中的重复不显著。例如, mu+n+a+n+šúm 'he gave it to him' 的语链既可以写成 mu-naan-šúm 也可以写成 mu-un-na-an-šúm, 就像短语 an+a 'in the sky' 可以写成 an-a 或 an-na。这些多余的文字可以再次为正确解读多价符号提供帮助, 尽管不一致: AN-na 只能读 AN-na 'in the sky', 而 AN-re 只能读 diġir-re 'by the god'。

14. 音系

[a, e, i, u, (j, w)]

[b, p, m, d, t, n, ř (未确定), g, k, ŋ, (?), z, s, ʃ, x, (h), l, ʁ (极少), r]

苏美尔语存在因重音模式导致发音删减的现象。如:

zazalag“闪耀的” < zalag-zalag

uzud+a > /uzuda/ > /uzda/, 写作ùz-da

sumun/sun“老的”; sūmun/sūn“野牛”; ù-tu(d)/tu(d)“使诞生”

II. 名词、形容词及副词

1. 苏美尔语的名词, 即可作为名词链首(见下节课)的词, 包括主要名词像 dumu“儿子, 孩子”, 或 e“房, 寺庙”, 和一些活用的动词根如 bar“外部”, u5“小屋”, ti“生活”, bùru“洞”, 或 ba“分配”。主要名词的数量相对有限, 语言依赖于大量不同类型的名词复合词呈现, 其中最显著的包括:

A. 由主要名词并列而成的复合词: an-ki“天与地”、ka-làl“蜜一样的嘴巴”、iri-bar“郊区”、é-muhaldim“厨房”

B. 由一个或多个名词和一个分词组成的复合词: dub-sar“抄写员”、ġír-udu-úš“宰羊刀”、lú-ěš-ġíd“测量员”

C. 由一个名词和一个普通形容词组成的复合词: é-gal“宫殿”、kù-sig₁₇“黄金”

D. 由抽象前缀 nam-派生的抽象名词: nam-mah“崇高、高傲”

E. 具有生产性构形 níġ-“东西”或过时性构形 nu-“人”的复合词(< lú): níġ-ġi-na“证明属实的事”>“真理, 法”、nu-ěš (-k)“牧师”(属格构造)

F. 原词实际上是短语, 但在句法上起名词作用的名词: 冻结名词化动词 ì-du8“门卫”、冻结动词鼓励式 ġa-ab-šúm“销售者”; 属格短语常见, ġi-nindana(-k)“测量杆”, 许多职业名称是属格短语, lú-ur5-ra(-k)“债权人, 贷方”

G. 具有明确的动词意义的分词用作实词: ìl“搬运工”

2. 苏美尔语具有一种语法的性特征, 与自然性别类别、阳性阴性无关。相反, 名词要么被视为个人的, 指的是个体的人, 无论是单数或复数, 要么被视为非个人的, 通常指的是作为一个群体(集体)、动物、地方或事物的人。

有些语法使用术语“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 这可能会误导人, 因为非人格的范畴不仅用于无生命的物体, 也用于动物、人群, 以及被鄙视、轻蔑地称为“客观化”的个人, 如奴隶——所有这些当然都是有生命的、活的东西。

3. 人称与非人称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某些第三人称代词形式、名词的复数标记以及人称与格宾语的标记上。在保持这一区别的代词格式中，人称范畴几乎总是以辅音成分/n/的存在为标志，而非人称范畴则以成分/b/为标志。这些元素之间最初的区别是指示语(指向、演示)，/n/指近指示语“这个在这里”，/b/指远指示语“那个在那里”。

和许多其他语言一样，第三人称代词形式可能是从指示代词发展而来的。苏美尔语的代词后缀-bi，实际上，既可作物主代词“它(们)的”(its, their)，又可作指示代词“这/那个”(this, that)；指示后缀-ne“这个”和独立指示代词 ne-e(n)与物主后缀-(a)ni“他/她的”有关，也可能用于人称复数，限定位格的动词中缀-ne-“对他们(by/ for them)”，以及名词性人称复数标记-e-ne。

4. 苏美尔语名词在数量上有单数、复数或集体数(指作为一个群体的项目或个体)。需要注意的是，该语言是灵活的，并不总是在我们预期的地方显示复数形式。此外，因为苏美尔语有大量表现语法关系的冗余的标记，所以例如，如果一个话题已经口头贴上复数的标记，主语名词显式的名词复数标记就可以省略，没有失去意义，反之亦然。总结名词的数标记：

A.无：名词通常是单数，但也可以理解为复数或集体；动词或上下文提供的信息有助于澄清。许多名词在本质上是集体的。例如érin“劳工，部队”或 ugnim“军队”。在古苏美尔文本中，集体数很常见，与复数形式相区别；ugula il (集体数)和 ugula il-ne (复数)，都是“搬运工的领班”的意思。

B.重复名词：这个名词是复数，其含义可能类似于“所有个人或物品”，例如 en-en“所有领主，每一个领主”。

C.重复形容词：重复形容词可以起到与重复名词相同的作用，如 dingir-gal-gal“所有伟大的神”。这样的格式可能表示了底层的重复格式 dingir-gal dingir-gal 的缩写，底层格式很少见但肯定会出现。

D.复数后缀-(e)ne：只有人称名词复数的明确标记(注意，它具有人称性别指示元素/n/)；它从不用在动物或其他事物上。这个后缀的基本形式似乎是简单的-ne；而-e-ne 只在前面的名词以辅音结尾时出现。这一规则在古巴比伦时期被打破，即使不需要将后缀的首字母/n/与前面的辅音分开，也可以出现辅音/e/元音。因此 lugal-e-ne“王们”和 dumu-ne“儿子们”是正确的，而 OB lú-ù-ne (< lú-e-ne)“人们(?，persons)”是一种常见而更正确的写法(附属元音经常被前元音同化)。在古苏美尔语中则相反：-ne 经常出现在-e-ne 应该出现的地方。最后，-(e)ne 可以与复数的重音同时出现，例如 en-en-né-ne“所有主”，lugal-lugal-ne“所有王”。

E.形容词后缀-hi-a: 过去分词, 意为“混合的”。通常用于动物或事物的分类或混合, 例如: u8 udu-hi-a“各种母羊和公羊”或 anshe-hi-a“各种驴(不同年龄或性别)”。

5. 苏美尔语没有冠词。

6.1 像 gal“大”, tur“小”, mah“伟大的”, 或 gen“一般的”这些简单的形容词基本上都是动词词根, 用作名词修饰词: iri gal“大城市”, dumu tur 小孩子。在形式上它们是完成分词(在最后一课中有描述)。

另一种常见的形容词也是(过去)分词形式, 可以由动词词干产生, 使用名词化(相对化)后缀-a, 例如 é dù-a“被建造的房子” > 建好的房子。

第三种形容词通常有相同的后缀-a, 尽管它们似乎是简单的形容词, 没有任何可识别的过去分词含义, 例如 kalag-a“强大的”。这个-a 是否确实与名词化后缀-a 相同仍有争议。

最后, 常见的形容词有时也会带有-a 后缀, 但即使在 J. Krecher 1978 年的主要研究之后(或 47,376 -403, 见 Thomsen§80), 通常也很难区分带-a 和不带-a 的形容词在意义上的区别, 例如 zi(d)和 zi-da“正直的, 忠实的”。这种区别或是较小的或较大的“确定性”, 例如 lú du10(g)“一个好人”和 lú du10-ga“这个好人”, 无法作令人信服的证明。如果形容词后缀-a 与名词化助词-a 确实相同, 那么在一个简单形容词作为一种现在分词“好人”和一个过去分词 lú du10-ga“这个(曾经是)好人的人”之间的意义上可能存在任何细微的差别, 或类似的。

6.2 与带有后缀-a 的形容词的问题相关的是同位定语结构, 它在头名词和修饰形容词之间使用 níġ“事物, 东西”这个词, 修饰形容词通常(尽管不总是)带有后缀-a。例: tigi níġ du10-ga“是个好东西的 tigi 圣歌”=“好的 tigi 圣歌”; dí-ma níġ sa6-ga“优秀的判断”{sa6(g)+a}; uruda níġ kal-ga“强大的铜”{kal(a)g+a}。

7. 名词可以由多个形容词(以及其他定语)限定, 包括名词链中的分词(用-a 标记): sá-du11 kas gíg du10-ga-kam“这是定期提供的好的黑啤酒”{du10(g)+a+ak+am}; (lú) zu-a kal-la-ni“所知的被他珍视(的人)”{zu+a kal+a+(a)ni}

8. 形容词经常重复, 很明显, 这种重复既可以表示形容词概念的强化, 也可以表示被修饰名词的复数(如上所述)。因此 diġir gal-gal 可能表示“非常伟大的神”或“伟大的神”。许多常见的形容词重复表示程度, 例如 kal“珍贵的”相对于 kal-kal“非常珍贵的”, 或者 šen“干净的”与 šen-šen“非常干净, 完美无瑕”。有时你会遇到 péš ġiš-gi níġ kun sù kun sù-da“藤丛的老鼠, 有很长尾巴的东西”(《nana's Journey 275 OB》), 而有时会是 níġ kun sù-sù-da。由于一些形容词基本

上是动词词根，在动词形式中常见的复数词根的重复自然也会出现在形容词中。进一步地，复数过去分词 de₅-de₅-ga“收集的东西（死的动物）”或 níĝ-gi-na（对的事，法律）{gi(n)+a}对比 níĝ-gi-gi-na“所有法律”(Gudea 雕像 B 7:38 Ur III)。在苏美尔语等具有重复名词性或动词词根的语言中，颜色词往往会重复。在早期的文本中，有些颜色形容词明确重复。对于术语“white”，重复的发音持续到后期，尽管在写作中有所变化：OS（“古苏美尔语”简写） bar₆-bar₆ > OB babbar(BAR₆)。另一方面，“黑色”一词很少被重复书写:gíg-gíg。更频繁的是写 gíg，这可能总是读 giggi(GÍG)。比较常见的 OB ku₁₀-ku₁₀(或 kúkku)“黑暗”。其他颜色术语在后期才会重复出现，例如 si₁₂-si₁₂(SIG₇) vs. sig₇ (-ga)“黄绿色”，或 gùn-gùn(-na) vs. gùn(-na)“多彩,斑驳的”。一些非彩色形容词也标准地重复使用，特别是 ku₇-ku₇“甜的”，dadag“纯净的”(< dāg-dāg), zazalag (< zalag-zalag)“闪亮的、干净的”。

III. 名词链

一个普通的苏美尔语动词性句或从句会有一个动词复合体和一个或多个名词复合体，它们对应于英语的主语、宾语、间接宾语、状语或介词短语等句法范畴。因为这些复合体是主干部分和附加的语法元素的粘接，故称为链式组成(?)或简称链。接下来将讨论名词链的组成要素。

1.1 所有的名词链至少由两个元素组成:一个首名词（简单、复合词或重复）和一个表示首名词与句子其他部分之间关系的格标记。首名词可以被一些其他元素修饰，这些元素如果出现，就按一定的顺序落在首名词和格标记之间。

在名词链中，每个允许的元素种类的位置称为它的级序。在最基本类型的名词链中，级序如下：

名词+（形容词+物主/指示代词+复数(e)ne）+格

| NOUN | + | ADJECTIVE + POSSESSIVE/DEMONSTRATIVE PRONOUN + PLURAL (e)ne | + | CASE |

一个独立代词可以在名词性链中代替一个名词，但不允许对该代词进行修饰。因此，这种链总是很短，形式是：

代词+格 | PRONOUN + CASE |

在后面所有简单的名词(和动词)链的插图中，语法分析将显示为由加号(+)连接的词汇和语法元素的序列；预期的正字法实现将显示为符号意义序列，由连字符(-)连接。在贯穿这一语法的语法现象的所有插图中，要特别注意词干和粘着语法词

缀在音系上结合和相互影响的方式, 以及每一个结果链最终是如何由书写系统表示的。如所有格和指示后缀-(a)ni 和-bi 最后的/i/元音会被其前的复数标记-(e)ne 删除; 前元素以元音结束的时候, 原先后缀-(a)ni 或-(e)ne 的/a/或/e/不出现。

1.2 注意常规的正字法惯例, 如音节符号中词根的最后—个辅音的可选的、无意义的“拾取”, 用于写后面的元音, 例如 gal+a > gal-la 而不是 gal-a, 或者在不同的语法语境中, 在书写同一个音节时, 选择一个符号而不是另外的符号。例如, 在下面哪个上下文中, 我们会发现书写的符号值 né(NI)而不是 ne, 或者 bé(BI)而不是 bi? 这些不同的作品传达了什么语法信息? 很有可能某些苏美尔人的正字法实践是故意设计来提供正确理解形式的线索的。

dumu+Ø > dumu“儿子(主语)”: 通格(-Ø)

dumu+(a)ni+Ø > dumu-ni“他/她的儿子”: 所有+通格

dumu+(a)ni+e > dumu-né“由他/她的儿子”: 所有+作格(-e)

dumu+(e)ne+Ø > dumu-ne“儿子们”: 复数+通格

dumu+bi+e > dumu-bé“由那个儿子”: 指示词+作格

dumu+tur+ra > dumu tur-ra“对/为了小儿子”: 通格+与格(-ra)

dumu+tur+bi+ra > dumu tur-bi-ra“对那个小儿子”: 形容词+指示词+与格

dumu+(a)ni+(e)ne+ra > dumu-né-ne-ra“对他/她的儿子”: 所有+复数+与格

dumu+tur+bi+(e)ne+da > dumu tur-bé-ne-da“和那些小儿子们”: 形容词+指示词+复数+随伴格(-da)

1.3 当分析较长的名词链时, 有时将链看作是各子单元的连接是有帮助的, 每个单元被后面的元素修饰后, 与该元素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更大的单元, 然后可能被后面的另一个元素修改, 以此类推。

{{{{dumu + tur} + bi} + (e)ne} + da}“和那些小儿子们”

当首名词被进一步修饰时, 无论是通过属格结构, 还是当链中的形容词空槽被更复杂的定语(如关系从句或其他类型的同位语)所填满时, 对名词链的分析就变得有点困难了。这种扩展类型的名词链将在后面对属格标记和名词后缀-a 的讨论中看到。

2. 名词链的首名词不需要是一个单独的名词。它可以是一个名词性复合词, 就像上一课中描述的那样, 通过重复复数的名词, 如 diġir diġir“所有神”, 由两个不同名词构成的无连接复合词, 如 an ki“天(和)地”或 ama ad-da“父(或)母亲”, 或一个并列词, 如 iri úri^{ki}“城市 Ur”。

例：dub-sar tur-re-ne“初级抄写员”；en en-bi“所有那些主”；an ki-a“在天地中”；iri Lagaš^{ki}-a“在拉加什”。

3. 苏美尔语中另一种常见的头名词修饰形式是 bahuvrihi 定语。这个词来自梵语语法，意为“（拥有或以其为特征的）很多米”，并描述了类似 lugal á dugud 这样的并列短语，它的翻译不是“王是一个重臂”（并列），而是“有重臂之王”。同样的 é bur sa₇-sa₇ 是一个“有许多美丽的 bur 容器的寺庙”，或 ùg saĝ-gíg-gá“有黑色头的人（=苏美尔人）”。

4. 一个名词链有时会以一个外显的系动词结尾（苏美尔语的两个动词“to be+”之一）。当出现这种情况时，系动词可以替换最后的格标记，该链与句子其余部分的关系将由动词链表示，或者必须从上下文推断出来。

系动词也可以跟在格标记后面，通常与短式状语表达如 ana+šè+(A)m（“什么”+限定格+系动词“这是”）> A-na-šè-àm“这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或者在表语属格结构中，如 ĝá+ak+am（“我”+属格+“是”）> ĝá-kam“这是所属我”=“这是我的”。比较 ki-siki-bi-ta-me“她们（女人们）是（-me）来自（-ta）那个羊毛（编织）的地方”

5. 形容词实际上总是按照它们在名词链中的级序，跟在它们所修饰的名词后面。常见的例外出现在文学文本中，形容词 kù(g)“holy”可以出现在神的名字之前，甚至是史诗英雄的名字之前：kù^dinana(k)“神圣的 Inana (Holy Inana)”，kù lugal-bàn-da“神圣的 Banda 王(Holy Lugalbanda)”（Lugalbanda 与 Anzu 351/353）。也许 kù在这里更适合描述为一个在名词的后面突出的（强调的）形容词：“圣者，Inana”。这种诗的形式必须与个人姓名区分，个人姓名是 kù-^dDN(-ak)形式的属格结构。“（一个神的名字）的白银”有阿卡德语的平行形式 kasap-DN。

IV. 代词及指示词

早期的苏美尔文本只保留了相对较少的基本代词；它们的大多数复数形式明显缺失。更完整的范式可以从阿卡德抄写学派产生的文学和语法文本中重建出来，但这些来源背后的传统是不确定的，它们展示的形式通常看起来是想象的或可疑的。许多苏美尔人的代词形式似乎与历史有关，有些显然是次级（？）的，特别是第一和第二人称复数。这样的次级形式可能是通过比拟阿卡德人的更完整的格式而产生的。其中一些甚至可能是阿卡德抄写员的作品，他们不喜欢苏美尔人更有限的模式，用他们自己创造的人工形式填充范例。无论来源如何，一些代词形式仅从苏美尔语不再是一种活语言的时期得到证实——在某些情况下仅在经院学者

的语法文本（？）中出现——这些必须谨慎地看待。在其他情况下，这个格式还没有得到证实，或者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在介绍的各种代词范例中，为了便于比较，在人称代词形式总结中，理论上可以预测但尚未实际或可靠证实的代词成分由问号(?)表示，而一般的语言模式似乎完全排除的元素是由破折号(-)表示的。

1. 标准引用格式

单数 (Sg)	1.	ġá-e (旧ġe ₂₆) “我” (或ġe ₂₆ -e)
	2.	za-e (旧 zé) “你”
	3p.	e-ne (旧 a-ne) “他/她” (OB 也作èn)
复数 (Pl)	1.	me-en-dè-en“ (这是) 我们”
	2.	me-en-zé-en“ (这是) 你们”
	3p.	e-ne-ne (旧 a-ne-ne) “他们 (人称) ”

1.1 与名词一样，独立代词可以作为名词链的首字母出现，并使用格后置词表示它们与句子其余部分的关系。人称代词形式说明了他们如何与下列格标记在音位和正字法上结合。请注意，看似指示（或作格？）的后缀-e 在历史上似乎被添加到这些代词的晚期形式。这个-e 元素可能具有最初的确定或主题化功能。鉴于第二人称单数形式 zé，在 Gudea 铭文中发现，它可能是第一人称单数的正常引用形式。实际上，至少在早期应该读ġe₂₆-e(在 Gudea 只是ġe₂₆)。另外，这两种形式可能是历史省略：/ġae/ > /ġe:/， /zae/ > /ze:/。第三人称形式 a-ne 和 a-ne-ne 出现在 Gudea 和更早的文献中。最后，第一和第二人称复数只是外接系动词的独立形式：-me-en-dè-en“我们是”， -me-en-zé-en“你们是”。

1.2 由于动词性复合体的词缀已经能够表达大多数需要的代词的意思，所以独立代词通常仅用于强调或辨析。主要的例外是它们在名词性句中的使用，特别是在表语属格结构中属格和系动词“是 (to be)”结合使用，例如:nîġ -bi ġ á-a-kam “那个东西是我的”。

注意到在 Gudea 圆柱中发现的感叹词 ga-na“起来，快点！ (Up! Come on) ”，与第一人称单数独立代词和动词ġen“来”都没有关系。

2. 人称代词形式概述说明了物主后缀如何与下列格标记结合（大多数复数形式都是假设的）。对于 Thomsen 对这些元素的描述，将添加以下注释和其他解释。

认识物主后缀与它们与下列成分结合的方式，特别是单数形式，因为许多复数在语言的存活阶段很少被证实。从对名词链的级序的讨论中可以回想，名词链中可以跟在物主词后面的元素只包括人称复数标记-(e)ne、格标记和/或外接系动词。物主代词与通格、作格、位格标记的结合：

		通格 (-Ø)	作格 (-e) 限定位格 (-e)	位格 (-a)
Sg	1	-ĝu ₁₀ “我的”	-ĝu ₁₀ “由我的”	-ĝá“在我的”
	2	-zu“你的”	-zu	-za
	3p	-(a)ni“他/她的”	-(a)ne	-(a)na
	3i	-bi“它的”	-bé	-ba
Pl	1	-me“我们的”	-me	-me-a
	2	-zu-ne-ne“你们的”	-zu-ne-ne	-zu-ne-ne-a
	3p	-(a)ne-ne“他们的”	-(a)ne-ne	-(a)ne-ne-a

“-Ø”指无变形。

2.1 请注意，作格和限定位格的标记都是-e。在普通正字法中-e 很少以任何清晰、明显的形式出现在物主词后面。但也有例外，例如 Gudea（公元前 2120 年）的皇家铭文中出现的-(a)-ni-e，可能会被音译为-(a)-né-e。在《Ur III Shulgi 赞美诗》(约公元前 2075 年创作)中，我们发现-ĝu₁₀-u8 < -ĝu₁₀-e，即-e 同化了前面的/u/元音，并可能将/ĝue/ > /ĝuu/发音[ĝu:]。不过总的来说，人们通常无法区分带和不带-e 的物主词，因此，仅在结尾显示物主词的名词链既可以表示句法主语/受者（通格），也可以表示施动者的作格或间接宾语的限定位格。因此短语 lugal-ĝu₁₀ 可以表示“我的国王”{lugal+ĝu₁₀+Ø}或“由我的国王”{lugal+ĝu₁₀+e}。因此，请记住，如果一个句子似乎缺少必要的作格或限定位格标记，那么它很可能隐藏在物主词后缀中。

Thomsen 在§107 中所讨论的问题与这一现象有关。如 NI 和 BI 标志也可以读成 né和 bé;意义的选择完全取决于文本的读者。虽然这不是普遍的做法，但在该语法中，在物主后缀-ni 和-bi 后出现假定的格标记-e，将始终通过转写-né和-bé 表示。因此，lugal+ani+Ø“他的王（主语）”应转写为 lugal-ani，而 lugal+ani+e “由他的王”（作格）应转写为 lugal-a-né。关于删除/i/元音的第三人称单数作格形式和限定位格形式，需与以下所示的物主代词+人称复数元素范式相对比。

2.2 位格由后缀-a 标记。与作格词和限定位格-e 一样，它恰当地替换了单数物主代词的/u/和/i/元音字母，但与它们不同的是，它总是明显地出现在复数物主代词的/e/元音字母后面。事实上，无论上下文如何，位格都不应该省略前面的元音。然而，标准范式的例外情况确实发生，特别是与代词后缀-(a)ni 和-bi 有关。比较两个几乎完全同时的 Gudea 的段落，B 雕像 8 章 34-37 节和 B 石柱 18 章 1-3 节。第一个显示两个术语 zà-ba 'at its edge'和é-bi-a 'within its temple'，而同样的意思第二个写作 zà-bi-a 和é-ba。变化必须符合文体。(?) Thomsen(§104)认为第三人称单数、复数形式-(a)ni 和-(a)ne-ne 的首/a/元音会在元音之前被删去。这里的观点是，代词的基本形式分别是-ni 和-ne-ne，当前面的词干以辅音结尾时，在它们的前面插入一个附属的或辅助的元音/a/。比较 /e/在人称复数标记-(e)ne 中的类似用法。这些辅助元音经常被写在古典的 OB 苏美尔语中，但至少是在早期的写作中经常被省略。因此，Pre-Sargonic 或 Gudea 的文本可能会写 lugal-ni“他的国王”或 lugal-ne“国王”，而后来的阿卡德抄写员会遵守规则，规范地写 lugal-a-ni 和 lugal-e-ne。由于失去了与口语的实践联系，后来的抄写员甚至开始把辅助性元音视为后缀的必要部分，并经常在不需要的地方写辅助性元音，如 lú-ù-ne 而不是 lú-ne < lú+(e)ne“男人、（一些）人”。不要屈服于调整早期明显“有缺陷”的文章的诱惑，去在实际文本的音译中插入/a/或/e/，例如 lugala-ni、lugal(a)-ni 或 lugal-(e)ne。苏美尔人可能会发辅助元音，但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写，我们也不应该。如此转写：lugal-ni、lugal-ne 等。

在阅读文本时，我们会遇到物主词链-zu-ne 以及复合的第二人称复数物主后缀-zu-ne-ne。他们有不同的意思。-zu-ne-ne 是正确的物主代词，通常与单数首名词连用，例如 dumu+zunene > dumu-zu-ne-ne“你的（复数）儿子”。-zu-ne 代表第二人称单数-zu 后缀加上人称复数元素-(e)ne，表示复数人称名词，如 dumu+zu+(e)ne > dumu-zu-ne“你的（单数）儿子”。

2.3 名词链的级序允许在物主后缀和后面的大小写标记之间插入人称复数标记。复数标记-(e)ne 与单数所有格的组合方式如下（据我所知，复数后缀加-(e)ne 是未经证实的，除非有一些错误的-ne-ne-ne 形式）：

	Sg	Pl
1	lugal-ĝu ₁₀ “我的王”	lugal-ĝu ₁₀ -ne“我的王们”
2	lugal-zu“你的王”	lugal-zu-ne
3p	lugal-a-ni“他/她的王”	lugal-a-né-ne“他的王们”

3i	lugal-bi“它（们）的王”	lugal-bé-ne“它的王们”
----	------------------	-------------------

注意复数标记的附属元音/e/ (e)ne 不出现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形式的/u/元音后面。相反，第三个单数人称-(a)ni 和非人称-bi 的元音/i/被删除，/e/出现在产生的辅音元素/n/和/b/之后。比较上述物主代词加作格范例中的类似现象。当-(a)ni 或-bi 后接属格(-ak)或位置(-a)后置词（产生-(a)na 或-ba）时，/i/也会被删除，这些删除模式很好地说明了整个语法所持的观点，即在苏美尔语中，多数语法信息主要是由辅音元素传达的（？）；在许多语境中，关联元音仅作为修补或插入，即在单词的开头或中间分别作为辅助音或加音使发起或分开辅音成分，使之易于发音。（？）

3. 除了字面上的占有，这些代词还可以表示物主和被占有者之间更一般的指称联系。

A. 它们可以表示主观的属格关系：

ki-âg -gâ â-ni-me-en

你是（-me-en）她钟爱的人（=被她爱的人）

B. 它们可以表示一种客观的属格关系：

a-ba-a gâ-gin₇ bûr-bûr-bi mu-zu

谁像我一样的人将知道它的真情透露（=它的展现）（？）？

C. 它们可以表示各种间接宾语关系：

nam-ti-il nîg -gig-ga-ni hé-a

希望生活对他是有有害的事（=加害于他）！

inim é-gal-kam inim-gâar-bi nu-mu-tûm

这是宫里的命令：他不得引起它的不满（=关于它的不满）。

arhuš -gû₁₀ igi-ni-šê hu-mu-ra-ab-bé

拜托你在他之前表达我的仁慈（=给我的仁慈）（？）！

gâ-e ús-sa-zu-me-en

我是你的跟随者（=跟在你后面的人）

é-gal-la-na nîg -gu₇ la-ba-na-gâ ál tuš -û-bi nu-ub-du₇

{tuš +e+bi+Ø}他的行宫里没有供他吃的东西。它的居所（=在这的居所）不合适。

D. 它们可以表示一种更切中的联系或关系：

a-gû₁₀ šâ-ga šu ba-ni-du₁₁

你把我的种子（=让我成为父亲的种子）放在子宫里

iri-na ú-si_{1q}-ni zà-bi-a mu-da-a-nú

{mu+n+da+n+nú}在他的城市，他制造的他的不净者（=关于他的不洁物）离开他（mu-da-），在（-a）它的边缘晒太阳

^{giš}tir-zu mes kur-ra hé-em

^{giš}gu-za-bé é-gal lugal-la-ke₄ [me]-te hé-em-mi-ib-gál

希望你的森林都是山里的树！

希望他们的椅子（=他们做的（椅子））适合王的宫殿！

4.指示词元素

-bi“这/那个”既是第三单数的非人称物主后缀，也是最常用的指示代词，因此根据语境，它可以被翻译为“它的、他们的；这个、那个、那里（its, their, this, that, those）”。指示意义可能是更基础的那种，即远距离的指示功能，“在那里的那个”，尽管它的指示力通常一般：“切题的或相关的一个”；在某些上下文中，它被比作英语冠词“the”。

-ne“这个”表示近距离指示，“在这里的这个事物”。-ne 是罕见的；不要把它与人称复数后缀-(e)ne 混淆。这个指示代词也作为独立代词 ne-en、ne-e 或只有 ne 出现（区别于系动词形式 ne-me“那儿就是他们”及 níĝ ne-e“（谁做了）这件事”）作为可能的来源，注意 ne-e = níĝ -e = Akk. an-[nu-ú]“这个”（Emesal Vocabulary III 157 in MSL IV 42），表明“这个事物”的 Emesal 方言发音 ne-e 及通常的 níĝ -dé-a“结婚礼物”的方言写法 ne-dé-a。

-ri“那边的那个”表示在空间或时间上的遥远，“那边的那个人，远在那里，远在那时”。比较后面的等效词汇 nesû 'to withdraw, recede'。除了老一套的短语外，非词汇的引用很少。它在名词链中占据形容词的位置，例如 u₄-ri-a“在那遥远的一天，在古代（on that remote day, in old times）”。这个-ri 与一个同音后缀，即所谓的隔离后置词-ri 之间的联系尚不清楚。

-e“这个（this, the）”似乎是一个近距离指示或确定力，“至于这个（(as for) this one）”。和它的对等词-ri 一样，它也起一个形容词的作用，尤其是在以名词 gú“河岸”为基础的标准表达中，例如 gú-ri-ta...gú-e-ta“从那边，那边……从这边，这边（from yonder side, over there ... from this side, over here）”

-še“这附近的”是一个罕见的后缀，主要来自词汇来源。它可能有“邻近某人的地址”的意思

ur₅“这个人”这是一个独立的人称代词，尤指出现在诸如 ur₅-gin₇“像这样，因此”或 ur₅-šè(-àm)这样的短语中，“（它是）因为这个”。

5. 疑问代词

基本的疑问句代词是 a-ba“谁？”（人称），a-na“什么？”（非人称），me-a“在哪里？”它们通常与格标记和/或系动词一起出现，构成各种疑问句。最常见的这类表达包括（-am 是第三人称单数外接系动词“他/她/它是”）：

	直译	含义
a-ba-àm	它是谁	他是谁
a-na-aš/ šè(-àm)	（这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
a-na-àm	这是搞什么	为什么（？）
a-na-gin ₇ (-nam)	（这是）要像什么	怎样
me-a	在何处	哪里
me-šè	朝向哪里	到哪里
me-ta	来自哪里	从何处
en-na-me-šè, en-šè	要直到何时	多长（时间）

6. 反身词

6.1 ní“自己”既可以作为独立名词出现，如复合动词 ní-te(n)中的“冷静、放松”，也可以被物主后缀修饰，如 ní-zu“你自己”。常与物主后缀和维度后置词组合在一起构成状语：

ní-ba“在它自己”，ní-bi-ta“由它自己”，ní-bi-šè“对它自己”

与属格-ak 连用，可译为“（某人）自己的”如 é ní+ġu₁₀+ak+a > é ní-ġá-ka“在(-a)我自己的(-ak)房子里”。

6.2 一个相关的表达是建立在名词性短语 ní-te（变体 me-te）“接近自己”的基础上的。它出现在第三人称表达中：

ní-te-ní“他/她自己”{ní-te+(a)ni+Ø}

ní-te-né“由他/她自己”{ní-te+(a)ni+e}

ní-te-ne-ne“由他们自己”{ní-te+(a)nene+e}

ní-te-na“他/她自己的”{ní-te+(a)ni+ak+Ø}

ní-te-a-ni-ta“由他自身的自由意志”{ní-te+(a)ni+ta}

7. 不定形容词 na-me“任何”是一个中性词，根据它出现的动词形式是积极还是消极，可以作积极或消极的翻译，例如 lugal na-me nu-um-ĝen“一些王没有来 > 没有王过来”。它通常修饰 lú“人”、níĝ“事物”、ki“地方”或 u₄“天，时间”：

lú na-me“有些（人），任何（人），没有（人），没有一个”

níĝ na-me“一些东西，任何东西，没有什么”

ki na-me“在某处，无处”

u₄ na-me“有时，从不”

由于它经常写省略形式，例如 <lú> na-me，它也被称作不定代词。像其他形容词一样，它要么与前面的头名词连在一起转写，要么作为一个独立的单词转写。和其他形容词一样，它通常在名词链出现，以格标记结尾，如：ki na-me-šè“对一些/没有其他任何地方”；é-a še na-me nu-ĝ ál“这房子里没有什么大麦了”

8. 关系代词

一些名词或疑问代词可以在关系从句和名词化助词-a（？）处讨论的语境中充当虚拟的关系代词。

lú	the person (who)	这……人
níĝ	the thing (which)	这……物
ki	the place (where)	这……地方
a-ba	(the one) who	……的人
a-na	(that) which	……的物

关于这些词干作头名词而非正式的关系代词的情况，见 F. Karahashi, "Relative Clauses in Sumerian Revisited. An Interpretation of lú and níĝ from a Syntactic Point of View," AV Jeremy Black (2010) 165-171.

9. 总结

9.1 独立代词

	通格/作格 (Ø/e)	与格 (ra/r)	维度 (da/ta/šè)
--	----------------	--------------	------------------

1	ĝá-e (ĝe ₂₆ -e)	ĝá-(a)-ra/ar*	ĝá-(a)-da
2	za-e (旧 zê)	za-(a)-ra/ar*	za-(a)-da
3p	e-ne (older a-ne)	e-ne-ra/er	e-ne-da
1	me-en-dè-en	—	—
2	me-en-zé-en	—	—
3p	e-ne-ne (旧 a-ne-ne)	e-ne-ne-ra/er	e-ne-ne-da

* -e- 或同化的 -a- 元音或出现在第 1、2 人称单数下代词与格标记之间。

9.2 物主代词

	通格 (Ø)	作格/限定位格 (e)	与格 (ra)	限定格 (šè)
1	-ĝu ₁₀	-ĝu ₁₀	-ĝu ₁₀ -ra/ur	-ĝu ₁₀ -šè/uš
2	-zu	-zu	-zu-ra/ur	-zu-šè/uš
3p	-(a)-ni	-(a)-né	-(a)-ni-ra/ir	-(a)-ni-šè/iš
3i	-bi	-bé	-bi-ra/ir	-bi-šè/iš
1	-me	-me	-me-ra/(er?)	-me-šè
2	-zu-ne-ne	-zu-ne-ne	-zu-ne-ne-ra/er	-zu-ne-ne-šè
3p	-(a)-ne-ne	-(a)-ne-ne	-(a)-ne-ne-ra/er	-(a)-ne-ne-šè

	属格 (ak)	位格 (a)	维度 (da/ta/šè)	复数 ((e)ne)
1	-ĝá	-ĝá	-ĝu ₁₀ -da	-ĝu ₁₀ -ne
2	-za	-za	-zu-da	-zu-ne
3p	-(a)-na	-(a)-na	-(a)-ni-da	-(a)-né-ne
3i	-ba	-ba	-bi-da	-bé-ne
1	-me	-me-a	-me-da	?
2	-zu-ne-ne	-zu-ne-ne-a	-zu-ne-ne-da	?
3p	-(a)-ne-ne	-(a)-ne-ne-a	-(a)-ne-ne-da	?

V. 修饰名词的格：属格与等同格

苏美尔语的十个作为后缀的格标记通常被称为后置词，因为它们位于所指代的名词之后；与之相反的是，英语的介词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但却位于所指代的名词之前。后置格分为两大类。

属格和等同格表示一个名词（或代词）与另一个名词（或代词）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功能上可以被描述为修饰名词。其余的格在功能上是副词，用来表示名词和动词之间的关系。属格和等格仅用名词性后置词来标记，这是由于它们只与名词性实词（？）有关。相反，标记动词的主语、施动者和宾语，传达位置或方向思想的状语性词格，不仅用名词性后置词来标记，还经常用与动词形式相一致的词缀（作格和维度前缀以及主语/受动者词缀）来标记。当一个句子或从句同时包含了一个状语后置短语和一个相应的动词词缀时，动词词缀可以说重复或继续了先前在句子名词部分所陈述的动词的复杂信息。

1. 属格

1.1 属格后置词将两个名词连接起来构成属格结构，形成一个扩展的名词性链，像其他任何名词一样，可以包括常用的形容词、代词或复数修饰语，并且必须以格标记结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属格后置词可以说总是与另一个格标记词同时出现——这是唯一的一般可以这样做的后置词。因此属格后置词是一种不同的句法元素，但它仍依惯例被称为一种格标记。

所有规范的属格结构基本上都由三部分组成：(1) *nomen regen* 或“支配/管理名词”；(2) *nomen rectum* 或“受支配的/受管理的名词”；(3) 属格后置词-ak（……的，of）。

regen 和 *rectum* 的头名词都可以被形容词或其他定语、物主代词或指示代词及复数标记修饰——在元素的顺序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回到对名词链级序的讨论，下面表示具有单个属格结构的基本的扩展名词链的结构：

	REGENS			RECTUM + 属格			REGENS 修饰语			格标记	
	noun + adj			noun + adj + poss/dem + plural + ak			poss/dem + plural			case	

rectum（带有它的属格标记）可以认为是 *regens* 的一种二级形容词修饰语，位于任何主要形容词成分和其后的物主或指示代词和/或人称复数标记之间。

{é} + {lugal+ak} + Ø > é lugal-la“王的房子”

{é} + {lugal+ak} + a > é lugal-la-ka“在 (-a) 王的房子里”

{dumu} + {lugal+ani+ak} + e > dumu lugal-a-na-ke₄“由 (-e) 他的王的儿子”

{šeš tur} + {lugal mah+ak} + ene + Ø > šeš tur lugal mah-a-ke₄-ne“崇高的王的年轻弟兄（弟弟？）”

{šeš tur} + {lugal mah+zu+ak} + bi + ene + Ø > šeš tur lugal mah-za-bé-ne“你崇高的王的那些年轻弟兄（弟弟？）们”

1.2 多属格构造

苏美尔语的名词链可以有双重或更少见的三重嵌入的属格结构，尽管第三个属格从来没有以图表形式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属格结构成为另一个结构的新 rectum，属格后置词累积在链的末端。

regens + {regens + rectum + ak} + ak

regens + {regens + {regens + rectum + ak} + ak + (ak)}

如果组成部分均被定性（？），具有双重或三重属格结构的链在理论上可能变得相当复杂，但在实践中，大概是为了清楚起见，形容词或代词的定性在这些形式中趋向于最低限度。如果需要这样的定性，语言可以使用先行（前在）属格结构来帮助将长链分解为更易于管理的子部分。

1.3 属格后置词的最全形式为/ak/。但它受特殊的语音规则限制，这取决于在它之前或之后的元素。更正式的说法是，它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形态音素//AK//，有四种音位实现，这取决于它的语音环境，也就是说，它的前面或后面是一个元音(V)，一个辅音(C)，或一个零语素——即一个单词边界(#)——在语音功能上类似一个辅音。

	环境		
/ak/	C__V	é lugal+ak+a > é lugal-a-ka	在 (-a) 王的房子里
/k/	V__V	é dumu+ak+a > é dumu-ka	在儿子的房子里
/a/	C__C	é lugal+ak+šè > é lugal-a-šè	对 (-šè) 王的房子
	C__#	é lugal+ak+Ø > é lugal-a	王的房子
/Ø/	V__C	é dumu+ak+šè > é dumu-šè	对儿子的房子
	V__#	é dumu+ak+Ø > é dumu	儿子的房子

不太正式地说，/a/在辅音之前保留，/k/在元音之后保留。

上述方案有几个例外。首先，在 V__#环境中，/a/很少出乎意料地出现，而不是 /Ø/，这可能是为了解决可能的歧义。例如，使用上面的说明é dumu-a 可以代替 é dumu。其次，在古巴比伦前的正字法中，/k/的存在显然被认为是属格的充分

标志，而在其他情况下需要的/a/通常不写出来，尽管它可能被发音，例如é lugal-ka 而不是é lugal-la-ka。在更古老的文本中，甚至连名词的尾音都不能出现，例如ùnu-kam “它是 (-am) 小牛牧人的 (it is of the cattle herdsman) ”，而不是像 Nik I 220 ii 4 中预期的ùnu-da-kam < unud+ak+am。在这个主要的表意文字书写系统的早期阶段，通常只有最重要的元素被拼写出来；剩下的可以留给母语者来提供。

当属格直接跟在物主代词后面时，单数代词的元音/u/和/i/不出现，因此-ak 的作用就像它总是跟在辅音后面一样。但是在复数代词的最后一个/e/后面-ak 的行为正如预期。

sg	1	-ĝu ₁₀ +ak+Ø	>	-ĝá	我的
	2	-zu+ak+Ø		-za	你的
	3p	-(a)ni+ak+Ø		-(a)-na	他/她的
	3i	-bi+ak+Ø		-ba	它（们）的（集体）
pl	1	-me+ak+Ø		-me	我们的
	2	-zunene+ak+Ø		-zu-ne-ne	你们的
	3p	-(a)nene+ak+Ø		-(a)-ne-ne	他们的（人称）

例：

ká iri+ĝu₁₀+ak+Ø > ká iri-ĝá“我的城门”

ká iri+ĝu₁₀+ak+šè > ká iri-ĝá-šè“对 (-šè) 我的城门”

é mah lugal+(a)nene+ak+Ø > é mah lugal-la-ne-ne“这些王的高耸的房子”

é mah lugal+(a)nene+ak+a > é mah lugal-la-ne-ne-ka“在 (-a) 这些王的高耸房子里”

注意物主代词-bi“它（们）的”和指示后缀-bi“那个”是相同的元素，因此遵循相同的语音规则。因此 ká tùr+bi+ak > ká tùr-ba 可以被翻译为“它（们）的围栏 (pen) 的门”或“那围栏的门”。

1.4 与位格的比较

当位格后置词-a 作物主代词后缀时，单数代词的/u/和/我/元音也删除；而且，当没有其他将导致属格的/k/出现的元音后缀时，产生的形式看起来和属格形式完全一样。然而，这两种格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复数形式中，位格的-a 总是出现，而属格的/a/总是被略去。

下面是物主代词+位格形式：

sg	1	-ĝu ₁₀ +ak+Ø	>	-ĝá	我的
	2	-zu+ak+Ø		-za	你的
	3p	-(a)ni+ak+Ø		-(a)-na	他/她的
	3i	-bi+ak+Ø		-ba	它（们）的（集体）
pl	1	-me+a	>	-me-a	我们的
	2	-zunene+a		-zu-ne-ne-a	你们的
	3p	-anene+a		-(a)-ne-ne-a	他们的（人称）

因此，名词链é-za 可以表示“你房子的”{é+zu+ak}或“在你房子里”{é+zu+a}，人们必须依赖上下文来决定哪一种含义是合适的。比较具有属格和位格特征的更完整形式:é lugal-za-ka“在你的王的房子里”{é lugal+zu+ak+a}，其中元音位格标记导致属格的/k/发音。相反，另一方面，像é lugal-za-šè这样的链，以限定格标记-šè“朝向（towards）”结尾。这里-za-只能被分析为代词加属格，即使最后的/k/是不可见的；位格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属格后面可以跟另一个格标记。这样分析é lugal+zu+ak+šè“对你的国王的房子。”

1.5 不规则属格形式

属格有四个值得注意的用法，它们不符合严格的 REGENS + RECTUM + AK 形式。

A. 先行属格(§164)。此处 rectum 在 regens 之前，regens 用与 rectum 一致的物主后缀标记。

lugal+ak diĝ ir+(a)ni+Ø > lugal-la diĝ ir-ra-ni

属王者其神 = 王的神

udu+ak lugal+bi+Ø > udu lugal-bi

属羊者其主 = 羊的主人

预期属格是苏美尔语一种非常常见的结构，它不仅被用作普通属格结构的格式替代，而且还有助于简化更复杂的名词链，将其分解成更易于管理的子部分。这也是初学者经常忽略的一个形式。

B. 无 regens 的属格(§167)。

这里属格被略去：

úri(m)ki+ak > úriki -ma“Ur 的他，Ur 人”

表示潜在的<dumu> úriki-ma“Ur 的子民/公民”或<lú> úriki-ma“Ur 的人”。对比古苏美尔语 DP 119 4:6 处，列出的人员均总结为 Géme-d Ba-ú-ka-me“他们是 Geme-Ba'u(-k)的全体人员”；许多并行文本实际上写了预期的 lú。这种省略的属格结构在当地人（？）（指的是民族起源或民族身份）中很常见，如上所述，在职业名称中也很常见，在某些类型的从属从句中也很常见，将在后面讨论名词化后缀-a 和关系从句的句法。

C. 表语属格。这里，不带 regens 的属格与动词“to be”的形式连用，构成名词性句子或从句的谓语。（名词性句是一个“X = Y”的句子，其中主语与谓语名词、代词或形容词相对应，如“Šulgi is king”、“the king am I”或“the king is great”。）这种结构在独立代词中特别常见，但也可以自由地出现在名词中，例如é-bi šeš-gal-a-kam“那个房子是老兄的”。下列独立代词的范例以第三人称单数系动词/am/“它是”为特征；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单数形式中，多写的一个-a-元音很常见。

sg	1	ġá+ak+am	>	ġá-(a)-kam	它是我的
	2	za+ak+am		za-(a)-kam	它是你的
	3p	ene+ak+am		e-ne-kam	它是他/她的
pl	1	—		—	—
	2	—		—	—
	3p	enene+ak+am		e-ne-ne-kam	它是他们的

这种结构下的 regens 可以被认为是被句法规则删除的重复主语，以避免冗余。

kù-bi <kù> ġá-a-kam

那个银子是我的 <银子> = 那个银子是我的

lú-ne <lú> iri-ba-kam

这人是那座城市的 <人> = 这人是那座城市的

D. 属格作隐性的施动者(§166)。属格可以在几种不同的语境中用来暗示施动者，如形式里的较旧尊号（？）。

dumu tud+a an+ak+Ø > dumu tu-da an-na“属（神）An 者降生之孩子”=“An 生下的孩子”

文本例：

maš apin-lá è-a PN engar-kam {engar+ak+am}“这是属 (=由) 农场主 PN 引进的租赁税山羊”

udu gu₇-a PN kuruš da-kam {kuruš da+ak+am}“这些是属 (=由) 养肥禽畜的 PN 用的羊”

gù-dé-a lú é dù-a-ke₄ {dù+a+ak+e}“由 Gudea, 这个建成了的房子的人 (=建造了它的人)”

这种伴属格暗示的施动者的古老分词结构经常在皇家铭文中出现, 替代更常见和更广泛使用的, 施动者被明确地标记为作格后置词-e 的格式。这更丰富的第二种形式, 将在苏美尔语的关系从句描述中再次提到, 被称为 Mesanepada 结构, 以一个早期国王的名字来说明它:

mes an+e pà(d)+a > mes an-né pà-da“An 选择的青年人”

1.6 最后要注意的是: 初学者应该记住, 大多数专有名词实际上都是短语, 而许多常见的神圣和王室名字实际上是属格结构, 其通常的引用形式并不总是明显的:

^dnin-ġir-su < ^dnin ġirsu+ak“ (城市) Ġirsu 的王后”

^dnin-hur-saġ < ^dnin hursaġ +ak“高山的王后”

^dnin-sún < ^dnin sún+ak“野牛的王后”

^dinana < ^dnin an+ak“天堂之王后”

^ddumu-zi-abzu < ^ddumu-zi abzu+ak“Abzu 的好孩子”

ur-^damma < ur ^damma+ak“ (女神) Namma 的狗”

当这样的属格名称后面跟着元音语法标记时, 属格固有的/k/自然会出现, 这是最初遇到的混淆的一个常见来源。

^dnin+ġirsu+ak+e > ^dnin-ġir-su-ke₄“由(-e) Ningirsu(-k)”

dumu ur-^damma+ak+ak+e > dumu ur-^damma-ka-ke₄“由 Ur-Namma(-k)的儿子”

a-šà ^dnin+sún+ak+ak(+ak) > a-šà ^dnin-sún-na-ka“Ninsuna(-k)的领域的”

当第一次遇到具有固有的/k/尾音的名词时, 也会出现类似的混淆, 即: 当后面没有元音时, 以易丢失的辅音/k/结尾的词干, 如属格标记的词干, 会被按规则删除。

énsi(k)+Ø > ensí“主管者 (主语)”

dumu énsi(k)+ak+e > dumu énsi-ka-ke₄“由主管者的儿子”

ka(k)+a/ak > ka-ka“在(-a)嘴里/嘴的(-ak)”

在第二个短语中，两个/k/音的出现，乍一看，可能意味着两个属格标记的存在，这是一个错误的分析，因为只有一个完整的属格结构(regens + rectum + ak)可以解释。最后一个词可以被当作重复名词。

2. 等同格

和属格一样，等同格表示名词或代词之间的关系。它也像属格一样，只带有一个名词性后置词；它在动词链中没有相应的中缀。它的基本含义是“像，如（like、as）”，但在下属的关系从句中，它可以具有时间状语的含义，如“正如”“与……同时”“一旦……就”“在……期间”“当……时候”。它也出现在各种标准的状语表达中，如 ur₅-gin₇“像这样，因此”、húl-la-gin₇“快乐地（？）”或 a-na-gin₇“像什么，怎样”。

等格通常用符号 GIM 来表示，传统上读作-gim。然而，有很好的证据表明，读成-gin₇ 更合适，也有迹象表明，最后的/n/可以被去掉。因此，符号 GIM 在过去也被少数早期的学者解读为-gi₁₈ 或-ge₁₈。确定实际发音的问题的产生归因于许多相互矛盾的音节的存在，包括：-gi-im， -gi-in， -ge-en， -gi/ge， -ki/ke， 或-gé/ke₄（后三个例子代表单个符号，其有两种可能的读法）。详细讨论见 D. Frayn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Early Periods 1 (2008) 95。

它的读音可能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我们将只按照目前的惯例，把等同格读成-gin₇，至于它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确切读音问题，就不得而知了。

ama-ni-gin₇“像她的母亲一样”

dumu-saĝ lugal-la-gin₇“像王的大儿子”

a-ba za-e-gin₇“谁像你？”

VI. 系动词

苏美尔语中有两个动词“to be”。第一个是严格的动词词根ĝál“在场，存在”。第二种形式是/me/或/m/，其基本功能是连接，即标记非动词性或名词性句子的表语。它表示两个实体之间或一个实体与一个形容词之间的一致，将它们作为主语和表语连接起来，例如，“I am the king”或“the king is mighty”或最普遍的“X = Y。”由于它只表示一种同一性，它不传达时态的概念，可以根据上下文翻译成“is/are”、“was/were”或“will be”。联系词最常作为附着词出现，它是一种非重读（？）的元素，必须总是作为另一个单词的后缀，即作为名词性句子的第二部分（表语）。在简单的语境中，系动词是可选的，经常被省略。

1. 附着系动词

1.1 附着系动词是共轭的，其形式是动词的主语的格式。注意，在这个格式中，第三人称单数可用于人称主语和非人称/集体主语，而第三人称复数仅用于人称主语。

1	me + (e)n	>	-me-en	我是	
2	me + (e)n		-me-en	你是	
3p	m + Ø		-(V)m/-àm	他/她/它是; 它们是	古苏美尔语 -am ₆
1	me + (e)nden		-me-en-dè-en	我们是	
2	me + (e)nzen		-me-en-zé-en	你们是	
3p	me + (e)š		-me-eš	他们是 (人称)	

在描述系动词形式时，一个老问题是，出现在所有非第三人称单数代词元素中的 /e/ 元音是否应该分析成属于一个系动词词干 /me/，或者是属于代词成分，如 -en、-eš 等。如果是前者，那么词干 /me/ 的 /e/ 在第三人称单数形式被删除。如果是后者，则系动词词干在所有形式中都是 /m/。鉴于变体 /me/ 可以出现在有限系动词中(见下文)，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假设两个同音异形词，/m/ 和 /me/，出现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这是这种问题的处境。在苏美尔语的语法词缀系统中，意义主要由辅音元素构成，为了与这个语法中的一般假设保持一致，我（原作者）在这里会坚持，当这些主语代词以有限动词形式出现时也是如此，/e/ 是辅音成分之间的插入音或辅助元音，使它们易于发音，动词的主语范式在形式上是：-(e)n、-(e)n、-Ø、-(e)nden、-(e)nzen、-(e)š。注意符号 Ø 在这里再次表示零语素，即第三人称单数动词的主语标记没有明显的表征。

1.2 当一个在第三人称单数系动词之前的单词或语法后缀也以辅音结尾时，一个附着元音 /a/ 将这个辅音和后面的系动词词干 /m/ 分开。最终的表格写成 -àm(A.AN)（或在 Gudea 时代之前的 -am₆(AN)），例如 lugal-àm“他是王”。在闭音节符号 Cam 中，音节 /am/ 也可以与前面的辅音连读，例如 lugal-lam（在最后一个符号中 /l/ 的重复或“拾起”只是一种正字法的习惯用法），尽管这种形式更常被写成两个音节：lugal-la-àm。当前面的辅音是属格后置词 -ak 的 /k/ 时，/k/ 和系动词通常与 KAM 符号在一起写：ak+m > -a-kam。例如 é lugal-la-kam“这是国王的房子”。

当一个元音在第三人称单数系动词之前时，就不需要在 /m/ 之前插入一个附属元音 /a/，如 dumu-zu-um“他是你的儿子”或者 ama-ni-im“她是他的母亲”，但在后来的文章中，人们偶尔也会在这里看到一个超级正确 (?) 的 -àm。至少后来的

一些抄写员显然忽视了语音规则, 并开始把-àm 用作所有语境中的第三人称单数系动词的标志。

在古苏美尔语中, 第三人称复数形式通常写成-me, 而不是-me-eš, 尽管完整的形式已经知道, 例如 sagi-me-eš“他们是斟酒人”(CT 50,36 7:8)。-me-éš (或-me-eš) 写法开始频繁出现于 Ur III 王朝后期。

在 Gudea 和 Ur III 的其他文本中, 最后的/n/并不总是各种语境中写出, 第一或第二人称系动词可以写成-me 而不是-me-en。详情参阅页底的文本示例。

1.3 以下名词性句:

ġá-e lugal-me-en“我(强调)是王”

za-e ir₁₁-me-en“你(强调)是奴隶”

ur-^dnamma lugal-àm“Ur-Namma 是王”

nin-bi ama-ni-im“那女士是他的母亲”

ad-da-ni šeš -zu-um“他父亲是你兄弟”

lú tur-e-ne šeš -me-eš“这些年轻人是兄弟 (The young men are brothers) ”

é-zu gal-la-àm“你的房子大”

munus-bi ama lugal-a-kam“那女人是王的母亲”

é-bi ġá-a-kam“那个房子是我的 (文献 (lit.): 属于我) ”

在前面的简单说明中, 主语和谓语没有被格标记 (或者说, 所有的词都属于无标记的通格)。由于系动词结构是非动词性的, 它们通常可能没有副词性格标记, 但表语事实上确实可以标记为修饰名词的等同格, 例如 lú-bi lugal-gin₇-nam {lugal+gin₇+am}“那人像个国王”。

1.4 当一个系动词句或从句的主语是独立代词时, 它经常被删除, 但可以保留以表示强调:<ġá-e> lugal-me-en 'I am king'。另一方面, 系动词可以与代词性主语结合, 以提供非常强烈的强调:ġá-e-me-en lugal-me-en“我是我, 我是王!”=“事实上我才是王!”

例:

ama nu-tuku-me ama-ġu₁₀ zé-me {nu+tuku+me+n} {zé+me+n}

a nu-tuku-me a-ġu₁₀ zé-me

我是个没有母亲的人——你是我的母亲!

我是个没有父亲的人——你是我的父亲!

zé-e-me maškim-a-ni hé-me {zé-e+me+n} {hé+me+n}

你！必须做他的督察员！

PN PN₂-ra zi lugal gá-e-me ha-na-šúm {gá/ge₂₆-e+me+n}
{hé+na+Ø+šúm+Ø}

在王的一生中 {与格-ra 由-na-承继}，是我把 PN 给了 PN₂！

2. 其他作用

2.1 系动词经常用来标记句子中的同位语或附加说明的插入语，如 ^dšul-gi-re lugal-àm é-gal in-dù“Shulgi(r)是王，他建造了宫殿。”

以 A. Falkenstein 的观点，它可以代表强烈强调（见 NSGU II pp.36-37 ad No. 22:11 的讨论和引用）。可能的例子：

1 sīla mun-àm ka-ka-né i-sub₆-bé

1/4 的盐将应擦在她的嘴上(?) (1 quart of salt it shall be that will be rubbed onto her mouth)

出现在句子或从句的末尾的系动词一般似乎也能区分附加说明或强调的信息，但这种用法通常难以理解，因此在翻译中经常被忽略。

2.2 W. Heimpel 研究了用作比较标记的系动词，它随等同格后置词-gin⁷“像，如”的变化而变化(Studia Pohl Series Minor 2(1968) 33-36)。对于这样一个类似虚词的系动词，比较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双语词条：苏美尔语-àm = 阿卡德语 ki-ma “像，如”(Proto-Aa 8:2, MSL 14,89)。

例子：

udu ab-ba-gá 180-àm ù gáb-ús-bi

我父亲的羊，180 只，和它们的牧人

PN-àm ma-an-š úm bí-in-du¹¹

“是 PN，他(-n-)把它给了我(ma-)”关于这(bí-)他声称。

PN géme PN₂-kam, é-šu-šúm-ma i-zàh-àm, buru₁₄-ka PN₃-e in-dab₅

PN，作为 PN₂ 的奴隶——她已经逃到 Ešūšuma——被 PN₃ 在收获（的时节）抓住了。

u₄ inim lugal nu-ù-da-šub-ba-àm ba-sa₁₀-a {nu+n+da+šub+Ø+a+am}

当他被卖掉时——关于他，王的话语尚未落下 (be laid down)。

PN PN₂-[da] nam-dam-šè-àm da-ga-na nu-ù-nú-a {nu+n+nú+Ø+a}

那 PN 还没和 PN₂ 像已婚的状态那样躺在卧室里(-n-)。

gù-dé-a šà ^dnin-ġir-su-ka u₄-dam mu-na-è {ud+am}

对于 Gudea, Ninġirsu 的含义如日光涌现。

muš mah-àm a-e im-diri-ga-àm

它像条大蛇, 漂浮在水上过来了。

3. 有限系动词

3.1 系动词也可以作为一个准限定的动词, 而不是一个附着词; 加上一个动词前缀, 通常是一个述行成分, 如表请求的 hé-“祝愿, 让”或否定的 nu-“不”。常见形式:

hé-em 或 hé-àm	愿他/她/它如此!	{hé+m+Ø}	(缩略作 hé-a or hé)
nu-um 或 nu-àm	他/她/它不是	{nu+m+Ø}	(缩略作 nu)
nu-me-eš	他们不是	{nu+me+š}	

例:

kù-bi hé-a še-bi hé-a, ki PN-ta šu la-ba-an-ti-a {hé+a(m)+Ø}

他并没有从 PN 的地盘获得它——无论它是那银子还是那大麦。

有些人将否定的有限系动词描述为否定的附着系动词, 通过音译将其与前面的头名词连接起来, 例如 saġ-nu“他不是个奴隶”(p. Steinkeller, third millennium Texts (1992) p. 30)。

3.2 由名词化(关系化)的虚词-a 后缀构成的系动词从句, 通常用来表达“虽然, 即使”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 系动词词干语素/me/出现在所有形式里; 当没有其他动词性前缀时, 通常使用中性的元音前缀i-来表示有限形式(?) :

á nun ġal zà-še-ni-šè húl-la i-me-en-na-ke₄-eš {i+me+(e)n+a+ak+eš}

因为我是那个展示伟大力量的人, 快乐在他的大腿上(?) , ……

ur-saġ ug₅-ga i-me-ša-ke₄-éš {i+me+(e)š+a+ak+eš}

因为他们是死去的英雄

lú igi-na sukkal nu-me-a {nu+me+Ø+a}

她前面的人, 虽然他不是个牧师(大臣?) , ……

kur-gal ^den-líl-da nu-me-a

没有大 Enlil 山的话

ùġ-bi šika ku₅-da nu-me-a bar-ba ba-e-si

虽然不是破掉的瓷片，它的人们遍及它的郊区（-e-承继了-a）

é-ki saġa e-me-a {i+me+Ø+a}

Eki，虽然他过去是寺院管理者，……

3.3 我们偶尔会遇到奇特形式的有限系动词，包括有限系动词干用附加的附着系动词后缀与之共轭的形式，例：

pi-lu₅-da u₄-bi-ta e-me-am₆ {i+me+am+Ø}

它在过去如习惯一样（It was as the custom was in former times）

sug hé-me-àm

它已经真的变成沼泽一样的了

¹PN dumu PN₂ gudu₄ — nu-mu-kuš ì-me-àm — PN₃ dumu PN₄ gudu₄-ke₄
ba-an-tuk

PN, gudu₄-牧师 PN₂ 的女儿—她是个寡妇—被 gudu₄-牧师 PN₄ 的儿子 PN₃ 娶了。

šeš -ġu₁₀ ^dnin-ġir-su ga-nam-me-àm {gana+me+(a)m+Ø}

嘿（？），那实际上就是我的兄弟 Ninġirsu!（ga-na 是感叹词，这里作前缀。）

šu al-la nu-ù-da-me-a-aš {nu+n+da+me+Ø+a+šè}

由于（裁判员）Alla 的手没有（参与）于他（？）（这里系动词解释为完全规范的有限系动词。）

4. 前缀 nu-作有限动词

nu-“不”，作为前置词通常使动词形式变否定，有时也用作有限动词词根，具有系动词或存在意义，通常在结构中使用较小的动词前缀，主要用于使形式有限化。一种常见的形式是 V+nu+Ø > in-nu“它不是”，与此比较的是 OB 语法文本条目 in-nu = 阿卡德语 ū-la“不是（not being）”（MSL 4,164:24）。参见 ETCSL 和 Thomsen§364 中其他带有前缀 ì- 以外的例子。

lú-še lugal-ġu₁₀ in-nu. lú-še lugal-ġu₁₀ hé-me-a

在那里的那个人不是我的王。实际上，那人才是我的王……

kur dilmun^{ki} [(...)] x in-nu

Dilmun 的土地【……】不存在了。

kù ad-da ì-nu

如果这里没有（属于）Adda 的银子

VII. 副词和数词

1. 副词

1.1 方式副词

像英语“fast”或“well”这样的简单的（单纯形？）副词在苏美尔语中相当少见。只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动词）词根可以起到副词的作用，如 mah“崇高的”，gal“极大的”，tur“（以）小的（方式？）”，或 hul“邪恶的”。这些非标记的副词由 J. Krecher 在 ASJ 9(1987) 74 和 Attinger, *Eléments de linguistique sumérien*(1993)§ 105d 列举。另外，苏美尔语主要通过以格标记结尾的状语表达来表现副词的想法。这些当中最常见的是简短的短语，通常仅由一个最基本的形容词或动词词根组成，或一个动词词根加一个名词化(相对化)后缀，最常接后面的是：

A. 限定位格-e 'by'。比较-e 和最后讨论的不定式的常规用法，注意-e 经常删去前面的一个元音。

hul-la-e“高兴地” < hul“是高兴的 (to be happy) ”

hul-hul-e“很高兴地” < 同上

B. 限定格-šè(或-ěš/eš/aš/iš)“向着，如”。Attinger *Eléments* §105 现在称它为“副词效果的”标记/eš(e)/，使有别于限定格标记/še/。详见 V. Meyer-Lauvin 于 AV Attinger (2012) 215ff。

gal-le-eš“非常地，好地” < gal“大的，伟大的”

sud-rá-šè“遥远地，远离地” < sudr“远离，遥远的”

ul-šè“永远” < ul“远古的”

C. 序列-bi-šè(第三人称单数代词+限定格)。

gal-bi-šè“非常地，好地” < gal“大的，伟大的”

téš -bi-šè“一起” < téš“每一个，各自的（单个的？）”

D. -bi。最后一个可能是-bi-šè的缩写形式，但是 BI 符号更有可能被读为-bé，即后缀-bi 加上一个限定位格标记-e，它提供了副词的效力以替换掉限定格。

bíl-la-bé“狂热地” < bíl“是热的”

búr-ra-bé“公然地” < búr“放宽，使自由”

diri-bé“卓越地” < diri(g)“超越，胜过”

gibil-bé“重新” < gibil“是新的”

hul-la-bé“高兴地” < hul“是高兴的 (to be happy) ”

lipiš -bé“愤怒地” < lipiš“激怒”

téš -bé“它们全部” < téš“每一个，各自的”

ul₄-la-bé“很快地，马上” < ul₄“急忙”

以较少明显指示意义使用的仅仅是第三非人称单数物主代词-bi 的后缀-bi，由其他物主代词形成的比较少见的副词表达所表明。例：

dili-né“他独自，由他自己”

（非人称：dili-bé“它们独自”）

dili-zu-šè“由你自己”

diri-zu-šè“比你更多”

silim-ma-né“他很健康”{silim+a+(a)ni+e}

min-na-ne-ne“他们这两个，他们俩”(mìn+(a)nene+e}

（非人称：min-na-bé“它们俩”）

húl-la-né/na“他喜悦地”

1.2 时间、因果、局部化的副词表达

这些是一般的以维度后置词结尾的名词链，即位格-a“在……里”、离格-ta“从……来”、限定格-šè“向着”、限定位格-e“由，以，朝（？）”。此时后缀-bi 它的意义指示更明显，其他物主代词也规则地使用。常见例：

gî₆-a“在晚上/在夜晚期间”

itu-da“在一个月里，按月地”{itud+a}

u₄-ba“在那天，在那时，到那时”{ud+bi+a}

u₄-bi-ta“从那时，后来”

u₄-da“在白天/在当天，今天；当……时，假如（？）”{ud+a}

u₄-dè“在日间”{ud+e}

bar-zu-šè“由于你，为了你”

mu-bi-šè“正因如此，与其那样，关于这个”

nam-bi-šè“为了这个，在那个场合”

igi-na“在他前面/面前（？）”

igi-bé“在它的前面，在前部（主导地位）”

igi-šè“向前，向主导地位，在……之前”

gaba-bi-šè“对抗、面对它”

eger-bé“在此之后，后来（局部上和时间上）”

eger-bi-ta“从那时起，此后”

eger-(r)a“后来”

ki-a“在适当位置，这里”

ki-ba“在这个位置，这里”

ki-bi-šè“向那个位置，到那边”

ki-ta“从那个位置，从那里”

ki-ġá“在我的位置/地方，和我一起”{ki+ġu₁₀+a}

šà-ba“在它中间，在它里面”

šà-bi-ta“在它之外，从它”

ugu-bi-a“在它上面（?），最重要的是（?）”

zà-ba“在它边缘，在它旁边”

详见关系从句章节中类似形式的副词从属从句，注意从属连词 tukumbí“如果（?）”和 en-na“直到……为止”。

2. 疑问表达见代词及指示词处。

3. 句副词

Thomsen (§149) 所称的“情态副词”的词干来源尚不明确，下列应按单独词理解：

ì-ne-êš“现在”

a-da-al/lam“现在”

i-ġ₄-in-zu“好像，仿佛”（Gudea 作 ġi-zu）（B. Alster 在 Fs. Georg Molin (1983) 122f. 建议排除“我肯定知道（这个）！” < *i-ġin-zu.）

4. 数词

4.1 基数

1	aš, diš, (dili)	60	ġéš (d) (写作 DIŠ)
2	min, mìn	600	ġeš (d)u (写作 U+DIŠ)
3	eš ₅		
4	limmu, límму		
5	ía	3600	šár
6	àš	36000	šár' u (写作 ŠÁRx(UxKASKAL))

7	inim, umun ₅	
8	ussu	
9	ilimmu	
10	u	

4.2 序数

序数通过使用属格/ak/后跟系动词/am/构建，例：u₄ 2-kam“第二天”。

这种构造可以通过增加第二个属格/ak/常再后加位格-a 以扩展，即：

2-kam-ma“第二（个）”

2-kam-ma-ka“在第二次”

u₄ 2-kam-ma-ka“在第二天”

对于清楚且最新的数词解述，含 Ebla 文本的重要资料及数词构造的讨论，见 Edzard 2003, pp. 61-67

4.3 数词的表达

基数词可与物主代词和格标记结合以形成状语（？）表达。如：

aš-a-né, aša-né“独自，由他自己”{aš+(a)ni+e}

min-na-ne-ne“他们这两个”{min+(a)nene+Ø}

dili-bé, dili-bi-šè“独自，由它（们）自己”

形容词 didli (< dili-dili)“几个，各种各样的”及 hi-a“组合的，分类的”常见于预选的（限定资格的？，qualifying）名词，尤其是行政文本，如：

lú didli-e-ne“各种各样的人”

lú-igi-nigin₂ didli“各种视察人员”

anše-hi-a“混合的驴”

乘法使用词干 a-rá“次数”指示。如：

mu^d nanna kar-zi-da a-rá 2-kam-aš é-a-na ba-an-ku₄ {2+ak+am+šè}

“好码头”的 Nanna 年第二次进入了他的寺院。

（给 Ur 王朝Šulgi 王第 36 年的套话（？）），-n-承继了-a)

VIII. 副词性格

1. 通格 -Ø (§38-42; 169)

通格没有标记，或者更理论上讲用一个零语素标记，符号为-Ø。这是句子主语或受动者的情况(在介绍动词处有定义)。

2. 作格及限定位格 -e (§170-174)

正如 Thomsen 所观察到的 (§170)，我们可以把后置词 -e 看作“具有两种作用的一个格助词，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完全清楚”。类似地，G. Steiner (ASJ 12, 145 n. 39) 也提到了作格和“位置格” -e，形态上相同但功能上不同。G. Cunningham 称：“作格标记可以作进一步语法分析，这种“指示”(指示格，即本文“限定位格” locative-terminative) 在从类似“和……联系，in(to) contact with”的意思中作为词汇漂洗出来，表现更抽象的标记一个及物动词的主语的作用。”Jagersma 2010 §7.3 指出，作格词“不仅同音，而且与指示格标记同源。”无论以什么方式表达，这就是这种语法的取向，只有理解了它们的基本（或历史的）同一性，我们才能自由地谈论作格和限定位格，即它们是两个独立的格助词。比较具从格

(ablative-instrumental case, 来自印欧语的概念) 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见后）。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它们视为截然不同的同音格助词，即使它们可能在过去某个时候从单一的格助词中分离出来。

作为作格的标记，-e 指的是施动者，动词事件的行为人或致因者，“由谁”或“因为”哪一个事件发生。在较早的文学作品中，学者们称这种情况为施事格，沿用了苏美尔语等语言的现代语言实践，苏美尔语的主语/宾语标记体系主要是作通格，而不是我们熟知的印欧语的主宾格取向定位。

作为限定位格的标记，-e 指的是事件发生的特定位置或对象，如“by, next to, at”或“on, upon, onto, over”。（这就是本文称“限定位格”的原因）这个感受可能很常见，有时可以先把限定位格翻译成“关于，就……而言，with respect to”或“关于，至于，regarding”，仅在这时再借助上下文更精确地确定方向或位置目标。一些学者将这种情况称为向格（Jacobson 早期）、近处格（Steiner、Jacobson 晚期、Attinger）或指示格（如 Jagersma）。由于结合了向格（“to, onto”）、近处格（“near, at, by”）、位格（“on”）和限定格（“to the end point”）的功能，因此为了避免限制意义的范围，不太明确的传统术语“限定位格”保留在这里。

限定位格还有些更特殊的用途。最重要的是，当与格对象是一个非人称名词时，它标记与格的对象:lugal-ra“给王”，但é-e“到房子”。相反，在后面会看到，使役句中用与格代替作格来表示第二人称。因此，与格和作格/限定位格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句法联系，其全部含义直到现在才被更好地理解。

限定位格通常用于构成状语（这与限定格-šè同一种用法）。例如：húl-la-e“幸福地”，têš-e“共同，一起”，u₄-dè“在白天”，ul₄-ul₄-la-e“匆忙地”，ur₅-re“因此”。

限定位格通常与所谓的不定式一起出现。它的作用是将不定式作为一种间接宾语与句子的主要动词连接起来，或者构成一种更常见的状语从句。有关例子参阅分词和不定式。

限定位格可以作为一种弱指示词或决定成分。在这种用法中，它可能与近指示(near-dexis)的指示代词后缀-e有关，参见指示代词。这也可能起有时被描述为“casus pendens”-e（拉丁语“悬挂格”，即不直接与动词作句法联系的词格）甚至“呼格”-e标记的作用，后者用于预测后文的说明{原文如此}、主题化或集中注意点于被标记的名词（或代词）：lugal-e“关于王”“就王而言”“正在讨论中的王”。

限定位格出现在分配词短语中，特别是与具从格后置词-ta连用，如：ġuruš-e 10 sîla-ta“每位工人 10 夸脱（容量单位？）”。最后，像限定格一样（见后），它也少见地标记非人称名词之间比较的第二个成员（在人称名词和代词起此作用的是人称与格）：é-bi é-gal lugal-a-ke₄ gal-àm“那座庙比王的宫殿更大（大于王的宫殿）”。

当前面有一个元音，特别是另一个/e/时，-e通常不出现在写作中。但例外并不少见，特别是在晚期文本中，旧的语音规则不再被一致遵循。在Ur III和更早的文本中，当前面是/a/时，-e可以作为-a出现，也可以作为-û(或-u₈)出现在/u/后面，特别是在OB中，如在OB中写lú+e > lú-û“由这个人”。见Thomson在其著作§172中的讨论和例子。有人可能会推测，-e不是在另一个元音之后完全消失，而是有规律地与前面的元音同化，然后作为元音的加长化出现在口语中，尽管这种加长通常不会在书面上表示出来。比较OB的通常写法：不定式dù-û-dè“建造”，和它的标准的古苏美尔语对等词dù-dè的（写法差异）现象，两者都代表基本的{dù+e+d+e}。

与Thomson和其他一些人不同的是，这里遵循这样的习惯：将第三人称物主代词加隐含的限定位格序列-(a)ni+e和-bi+e写成-(a)né和-bé，而不是-(a)ni和-bi。类似地，我们将复数的序列-(a)ni+ene和-bi+ene写成-(a)né-ne和-bé-ne。

3. 与格 -ra

与格只能用于人称名词或代词。与通常与与格宾语连用的动词一起出现的非人称宾语，则用限定位格-e来标记。但这个规则并不是绝对的，至少对人称名词来说是这样的，它偶尔会使用-e而不是原定的-ra，例如ir₁₁ géme ù dumu-níta

dumu-munus-ni A-na-ha-né-e ba-na-gi-in“这奴隶、女奴隶和他的儿子和女儿被证明（是属于）Anahani的”(RTC 290:11-12 Ur III)。-e 与-ra 的对比可以通过一对常见的 Ur III 官方表达：羊的获得资格(如 ASJ 4, 132:5)和一个职业，清晰地表现出来：

gud-e ús-sa“跟在牛后面的（羊）”

lugal-ra ús-sa“跟在王后面的（人）”

与格的引用形式通常是-ra，它出现在辅音后面（包括可丢失的尾音和属格-ak，即使尾音或/k/在符号上不可见）。当它跟在元音后面，在物主后缀后面时，它也可能只以-Vr（元音+r）的形式出现。在时间早于 Ur III 早半期的文本中-Vr 常省略，Pre-Sargon (OS)时期文本至少在写作上也是，且在动词链中与格符号只用一个与格维度前缀表示。例如，比较下面两个 Pre-Sargon 时期 Lagaš的段落

en-ig-gal nu-bànda ú-ú ugula e-na-šid“监工(E)把它放在了领班(U)的账单上”
{ugula+ra}

en-ig-gal nu-bànda ú-ú agrig-ra e-na-šid“监工(E)把它放在了负责人(U)的账单上”{agrig+ra}

-ra 搭配可丢失辅音的一个 OS（古苏美尔语）例子出现在 DP 59 rev. 7 中：
maš-da-ri-a En-èn-tar-zi-ra mu-na-de₆“税款都被带给 Enentarzi 王”
{en+entar+zi(d)+ra}

在语言的后期阶段，旧的音位配列规则往往被摒弃，-ra 可以在所有语境中使用。因此，短语 lugal+ra“对王”和 dumu lugal+ak+ra“对王的儿子”通常被写成 lugal-ra 和 dumu lugal-la-ra，而 lugal+ani+ra“对他的王”也可以写成 lugal-la-ni、lugal-la-ni-ir 或 lugal-la-ni-ra，这取决于当时的习惯。

也许与格最常见的用法是所谓的伦理(ethical)（？）或受益格(benefactive)的与格，“为某人的利益”做某事，从这个一般意义上说，它可以与大多数动词一同出现，但特别用于表示给予的动词，如šúm“给予”、ba“分配，分摊，颁发”。

然而，在某些类型的动词中，与格（与人称名词或代词一起）用来表达方向或位置的意思：

动作朝向	du/ĝen	来，去
	ku ₄ (r)	进入
	te(ĝ)	前往，靠近

	gurum	弯曲，鞠躬
到……位置前	ġál	在那里，在……之前在场
	gub	站在……前
情感	sa ₆	对……好，令……高兴
	gig	令……痛苦/伤感情
	ki(g) áġ	爱（字面：把爱给予）

就像非人称名词的限定位格一样，人称的与格-ra 可以标记用人称名词或代词的比较的第二个成员：

diġir ir_q-ra diġir-re-e-ne-er rib-ba“强大的神，比（所有的）神都更出众”
{diġir+ene+ra}{Ibbi-Suen B A 38 OB}

^dA-nun-na-ke₄-ne za-e šu-mu-un-ne-íl-en“因此你被升得比 Anunna 诸神更高”
(danunak+ene+ra){Išme-Dagan X 18 OB}

lú-ne-er an-diri (= eli annîm rabi) “他比这位更伟大”

(OBGT I 332, 一个 OB 双语语法文本, -n-恢复-ra 读音)

偶尔，特别是在 Ur III 的文本中，-ra 作为典型的人称间接格(oblique)标记，取代了其他预期的后置位置，如以下法律段落：

1 2/3 ma-na 1/2 ġín kù-babbar PN-e PN₂-ra in-da-tuku-a-ke₄-eš

“因为 PN 有对 PN₂ 的 1 2/3 mina 又 1/2 shekel 银子（的债务）”

NSGU 117:2-5 (Ur III)（这里-ra 取代了预期的随伴格-da）

与格也可以标记第二个（工具性的）施动者。

4. 位格 -a

位格后置词-a 通常有“在……里”的意思，但也可以根据语境自由地翻译为“到……里，into”、“在……上，on”、“在……当中，among”或类似的意思。在时间上，它可以表示“在(某一天)”或“在确定时间点/在模糊时间点/在……期间”。例

如:u₄+bi+a > u₄-ba“在那天”=“在那时，然后”或 uzud ġúrum-ma šid-da“山羊在检查的时候数过了”。位格-a 是一个稳定的元音。不似属格标记-ak 的/a/，它显然从不被省略到前面的元音（尽管在 OB 动词形式中名词化的-a 后跟位格-a 时通常一道被写成单个/a/）。这一事实使得现在的一些学者提出，位格实际上具有一些初始的辅音，可能是一个声门闭塞音（如 Jagersma 2010），这可以防止被省略进前面的元音：/?a/。

作为“材料的位置”，-a 可以表示构成某物的物质：

é kù-ga i-ni-in-dù^{na4} za-gìn-na i-ni-in-gùn“他用银子建造庙宇，用石粉上色”

{kù(g)+a, zagin+a}

(Enki's Journey 7 OB)

Ur III 朝代的文本及人名的-a 偶尔会代替与格-ra。

与限定格或限定位格一样，-a 可以标记比较的第二个成员：

me-bi me gal-gal me-me-a diri-ga

“它的神力是非常强大的神力，超越所有的神力”(Gudea, Cyl A ix 12 Ur III)

èš nibruki èš abzu-a ab-diri

“Nippur 神殿：超越 Abzu 的神殿”(Išme-Dagan C 1 OB)

5. 随伴格 -da

后置词-da 被认为是通过所谓的语法化过程，从名词 da“侧边”衍生而来的。它的意思是“与……一起，随其，在旁边，沿着……旁边(together) with, therewith, beside, alongside”。在这样的一般意义下，它可以与许多不同类型的动词连用。它也经常用于标记间接宾语，例如：

表示相互或相互活动的动词：

sá“等同于，与……相匹敌”

du₁₄ mú“争吵”

a-da-man du₁₁“与……竞争，争论”

gú lá“拥抱（字面：与……挂脖子）”

固定的情感动词：

húl“对……感到高兴，为……欢喜”

saĝ-ki gíd“朝……皱眉头”

ní te/tuku“害怕”

su zī“对……（怕得）起鸡皮疙瘩”

随伴格可以表达简单的连接。它通常与后缀-bi 组合在一起，可以在一个名词短语中连接两个名词，这指的是“连词”-bi-da“和，and”。（相反，独立的连词ù“和”是从阿卡德语借用来的，也用于连接从句。）在这种用法中，序列-bi-da 通常被缩短为-bi，所以记住后缀-bi 可以表示连词“和”，也可以表示“那个”（指示代词）或“它（们）的”（所有格代词）。

lú lú-da“人与人”=“人和人”“两个人”

áb amar-bi-da“带着它的牛犊的牛”=“牛和牛犊”

nita munus-bi“和女性一起的男性”=“男性和女性”

注意下列例子, -bi-da 在属格-ak 之前的位置: maš-da-ri-a ki-a-naĝ en-èn-tar-zi du-du saĝa-bi-da-kam“这是给 Enentarzi 和管理者 Dudu 的奠酒场所的 m.税”(Nik I 195 1:4-2:3 OS)。一个-bi-da 的古苏美尔语变体是-bi-ta, 如 šu-niĝin 158 udu sila₄-bi-ta“总计 158 个绵羊和羊羔”(VAT 4444 2:3), 这要么是-da 的一个被音译成-dá的正字法变体, 或者可能是一个作随伴格用的(?) 实际上的工具格-ta 后置词。

在使能性(?) (abilitative)作用上, 随伴格也是苏美尔语中表达“能够”概念的唯一方式。这一意义只有在动词中用随伴格维度中缀来表示。参见 CAD L 152 le'û 词汇部分, 即来自古巴比伦语和新巴比伦语语法文本的双语范例。

é in-da-an-dù“他通过他(自己)(in-da-)建造(-n-dù)了房子”

=“他有能力建造自己的房子”

6. 具从格(离格-工具格) -ta

顾名思义, 具从格后置词-ta 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在它的从格(离格)用法中, 它的基本意思是“在空间或时间上的清除或分离/离别”。在空间上, 它表示“离开(一个地方)”, “离开(一个区域或容器)”。在时间上, 它可以用在状语短语或从句中, 表示“当, 自从, 在(某事发生的时间)之后”, 特别是与 u₄“天, 时间”连用:

u₄-bi-ta“从那天, 从那时, 此后”from that day, since that time, thereafter

u₄ é ba-dù-a-ta“从庙建成的那天开始, since the day that (-a-) the temple had been built”

从格会趋向于取代位格, 特别是在某些老式表达如 sahar-ta tuš“坐在尘土中”, 也常见于描述发生在一个远离说话者的地方的行动, M.Civil 指出这个用法是“远指示(remote deixis)的位置”(JAOS 103 (1983) 63), 如 diĝir-e é-mah-a-ni-ta nam in-tar“神从(在……里)他巍峨的寺庙里裁定了命运”。

在工具格用法中-ta 表示“通过, 用, by means of, with”, 如“用斧头砍”, “灌满水”。它也可用作副词来描述情感状态, 例如:

lipiš-ta“带着怒气”>“愤怒地”

šà-ga-ni-ta“带着他/她的心”>“愿意地, 乐意地”

šà-húl-a-ni-ta“带着他/她高兴的心情”>“快乐地”

在许多情况下，很难确定-ta 是用于表示位格还是表示工具格，例如：

1 sila₄-ga ne-mur-ta ba-šê₆

“1 只乳羊（被）在（与？）热的余烬里烤着”(BIN 3, 74:1-2 Ur III)

(45 sheep and goats) gir₄-ta ba-šê₆

“45 只绵羊和山羊（被）在（用？）炉里烤着”(Kang, SACT I 171:1-4 Ur III)

（两者均是原作者引用自（apud，相当于英语 by/at/in the presence of）：
Steinkeller, Bulletin on Sumerian Agriculture 8, 62 n. 7)

7. 限定格 -šê

该词的引用形式通常为-šê。然而，符号ŠÊ也有音值éš。有证据表明限定格在前面加辅音时可以发/eš/，在前面加元音时可以发/š/或/še/。写法比较如 gal-le-eš 对于 gal-bi-šê“非常/极大地”或 saĝ-bi-šê 对于 saĝ-bi-šê“在它前面/顶上”。Jagersma 2010 引用了以限定格结尾的人名 lú-nîĝ-lagar-e-eš (FAOS 17, 96: 3-5)。

Thomson 后来介绍了一种混合形式/eše/作为限定格的基本引用形式。相比的是 é-me-eš-e ĝe₂₆-nu“进我们房子里来！”(Inana-Dumuzi Y 33)的限定格被分析为 {é+me+(e)še}。（后面 P. Attinger 将传统的限定格分成两个相关但功能不同的语素）学者们通常不会尝试应用这些尚不确定的语音变化规则，方便起见通常在大多数环境中将ŠÊ解读为šê。有关物主后缀的限定格见代词表小结。

限定格的一般含义是“向……运动并终止于”一个轨迹或目标（所以或许能称“终止格”？）。它不仅常用于运动动词和行为动词，而且在感知或注意动词中也常见，例如“看着”“听”“注意”。

en-en-né-ne-šê hal-ha-dam“它将被分发给全部的（祖先的）主”{en-en+ene+šê}
(DP 222 r. 5:1'-2' OS)

ka-ta è-a lugal-ĝá-šê ĝizzal_x hé-em-ši-ak

“我已经注意了从我的主子口中讲出的东西”(Išme-Dagan A 135 OB)

igi-zi mu-un-ši-in-bar-re-eš sipa ^dur-^dnamma-ra

“他们将正直的眼对准他，对着牧师（？）Ur-Namma”(Ur-Namma B 36 Ur III)

这里人称与格后置词-ra 取代了-šê，但动词要求的限定格助词在动词前缀-n-ši-“朝着他”里保留。

DN-ra nam-ti PN-a-šê a mu-na-šê-ru

“为了 PN 的生活（？）他致力于（表奉献的宾语）给神 DN”（常见的 OS 献呈措辞）

限定格的第二个重要用途是构成副词短语，如 gal-le-eš“极大，很多，很好”
u₄-dè-eš“就像那天”或 u₄-ul-la-šè“直到遥远的日子，永远”。Attinger(1993, pp. 168-70; 254-5)将这个生成副词的功能确认为一个新识别的语素，他称该语素是发音为/eš(e)/的副词化（？）助词，以区别于发音为/še/的限定格助词。相比的是 Steible, FAOS 9/2 129，他将这个功能称为 Terminativ-Adverbialis，这个术语让人想起阿卡德语的 Terminativ-Adverbialis 后缀-iš，它也产生副词。在这个功能中，限定格变化得比限定位格自由，如同义词 téš-e, téš-bé, téš-bi-šè “一起，统一地”一样。两组同义短语：

igi-bi-šè é ba-sa₁₀“在他们（目击者）之前这个房子就被买走了”

(Steinkeller, Sales Documents No. 73:18 Ur III)

igi-bé saĝ ba-šúm“在他们（目击者）之前这个奴隶就被做掉了”

(ibid., No. 68:17)

ĝiš UR.UR-šè e-da-lá“他发动了有他参与的人对人格斗”{Vn+da+n+lá+Ø}

(Ent 28, 3:10 OS)

ĝiš UR.UR-e e-da-lá（意思同上句）

(Ean 1, 9:1 OS)

可能与这个副词功能相关的是限定格“作为，处于……状态，as, in the role/status of, for”的用法，例如：

ur-^dma-mi maškim-šè in-da-an-gi₄“**作为**长官，他自己退回了 Ur-Mami”

(NSGU 121:5 Ur III)

^dšu-^dsuen ki-áĝ ^dnanna lugal ^den-líl-le šà-ga-na in-pà

sipa kalam-ma ù an ub-da límму-ba-šè

“Šu-Sîn, Nanna 的挚爱，Enlil 在心中选定的**作为**国度和 1/4 世界的指导者”

(Šu-Sîn No. 7, 5-11 Ur III)

像限定位格一样，限定格可以标记比较中的第二个成员如 é-gal-la-ni é-zu-šè mah-àm“他的宫殿比你的庙还大”。比照 diri-zu-šè“比你更多”(Letter Collection B 5:6 OB)。其他用法见 Thomsen §198-200。

8. 小结

如前所述，许多苏美尔语的动词通常需要或与处于特定副词性格中的补语（间接宾语）相联系。这对于所谓的“复合动词”来说尤其如此，即动词词根含特定的名词性受动者（宾语），当它们一起使用时，其表达的意思在我们熟悉的西方语言

中常由单个单词表达。例如，复合动词 ki(g) - áġ“去量取爱, to measure out love”=“去爱”预设了一个间接宾语，表示被爱的人(与格)或事物(限定位格)。Thomsen 的 Catalogue of Verbs (pp. 295-323)对动词(含复合动词)的间接宾语使用的典型格助词有详解。

通格	-Ø	主语/受动者，无标记
作格	-e	由(谁/哪一个)
限定位格	-e	关于，在(……上/附近)，对(某物)
与格	-ra	对(人)
位格	-a	在/到……里，沿着，在……时间里
随伴格	-da	与……一起
具从格	-ta	从……(出)来，以……方法
限定格	-šè	朝着，以，作为(副词构造)

若有疑问，先视为限定位格“关于/至于”，再依据上下文确认。

名词性后缀-bi 有 3 个用法：

物主代词：它(们)的

指示代词：这个，那个，这些，那些

连词：和

IX 动词介绍

1. 作格性

在印欧语的主语/宾语或主宾格语言中，不及物动词只有一个主语，如“the king (主语) died”。另一方面，及物动词通常不仅需要主格主语，还需要宾格的直接宾语，动词的动作是“指向”或转移的(拉丁文 trans-itivus“走过”)，如“the king (主语) built the house (宾语)”。

苏美尔语是一种作格语言，在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之间没有显然的区别，“主语”概念具有明显的更大的含义，而“直接宾语”的概念在描述动词系统的工作方式时并不十分有用。一些学者目前将苏美尔语作为一种作格语言来研究，但他们遵循现代的语言实践，在句法上区分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和不及物动词的受动者(虚拟直接宾语)，尽管两者具有相同的通格助词。这里也将遵循这一实践，即经历或经受一种状态、过程或事件的主语或受动者，对应导致这种状态或事件发生的施动者(源自拉丁语 agere“做”)。

作格一词（源自一个希腊动词，意为“工作，做”）被语言学家用来称呼标记施动者的格，也用来将具有作通格特征的语言，与那些在其基本的动词词法上显示主宾格对立的语言，如英语等作区分。

定理：每一个常规的苏美尔语句子或从句总是包含一个主语（或受动者）。另一方面，施动者将总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可选的句子添加项。

这两句恰好有同样的句法：

lú ba-úš“这人死了”{lú+Ø ba+√+Ø}[Ø~Ø]

é ba-dù“房子建造了”{é+Ø ba+√+Ø}[Ø~Ø]

lú和é分别是一个主语和一个受动者，都置于无标记的通格(-Ø)中。它们也在动词链中以第三人称单数动词主语的后缀表示（也是-Ø，见后面）。ba- 是一个动词前缀。对比含施动者的句子：

lugal-e lú ba-an-úš {lugal+e lú+Ø ba+n+√+Ø}[e~n][Ø~Ø]

由王使这个人死去=王使得这个人死=王杀掉了这个人

lugal-e é ba-an-dù {lugal+e é+Ø ba+n+√+Ø}[e~n][Ø~Ø]

由王使这个房子被建造=王使得这个房子被建造=王建造了这个房子

这两个句子在结构上也是相同的。lú和é仍然是通格。lugal“王”是施动者，以作格后置词-e 标记，在动词链中以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性前缀（或许是中缀）-n-（见后面完整的范例）标记。

词根úš“死”在英语中被认为是不及物动词，根 dù“建造”是及物动词。然而，由于在苏美尔语，不及物/及物动词的区别没有意义，故如果我们希望获得任何的苏美尔人如何理解概念“去建造（某物）”的感觉，除诉诸一个被动语态的翻译“导致（某物）被建造，to cause something to be built”外，没有别的英文上的选择。在心理上把明显的及物词根转换成被动语态可能在最初有助于简化分析苏美尔语的动词形式的任务，例如 dù“被建造”。

根据熟悉的主语/直接宾语和及物性对比，更一般化地描述作格模式：

对作通格语言，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及物动词主语和及物动词的直接宾语都是相同的格助词，即苏美尔语（和许多其他作格语言）的通格，但一个及物动词的主语格助词显然不同，即苏美尔语作格。

相比之下，在主宾格系统中，不及物动词和及物动词的主语都用同一个格标记，典型的是主格，而及物动词的宾语则用不同的格标记，典型的是宾格。

Thomsen (§277-286)提到，一个苏美尔语动词以一个主语，即只有“一个参与者”为特点 {原文如此}。以同时具有受动者和施动者为特征的动词被称为“两参与者构造”。（原作者在 *Orientalia* 44 (Rome, [1975])关于苏美尔语作格系统的文章中将主语/受动者和施动者分别称为“第一参与者”和“第二参与者”）一个句子也可以有额外的“参与者”，即各种间接宾语，如与格或位格短语。因为从技术上讲，一个句子包含的这两种参与者不是例如受动者-施动者或受动者-与格间接宾语等是可能的，故这个术语只有在仔细定义的情况下才有用，在本介绍中将避免使用。

最后观察上例中的后缀-Ø和中缀-n-如何将已提供在句子的名词链中的信息 [复现](#) ([复原](#)) 在动词链。在动词中加入名词信息的根本目的是提供一种使该信息代词化的方法。如果将前面四个例子的名词链全部删除，剩下的动词形式仍然是完整的苏美尔语句子，但仅有代词而不是名词性的主语和施动者。

ba-úš“他死了”；ba-an-úš“他杀了他（另一个人）”

ba-dù“它被建造”；ba-an-dù“他建造了这个”

2. 时态与体

虽然英语和其他现代欧洲语言显示体的特征，但他们的言语系统主要是面向时态的（主要的例外是斯拉夫语，其中时态和体是核心的且在语法上不同的特征）。另一方面，苏美尔语是一种主要的体语言，其中动词的事件被视为只有最简单的，要么是“完成态”、要么是“未完成态，正在进行的”的术语区分。动词的完成体（完成式）通常指过去发生的事件，但它也可以指说话者认为将来某个时候肯定会发生的事件。动词的未完成体（未完成式）通常指现在发生或将来发生的事件，但它也可以指过去正在进行的行为。因此，苏美尔语的完成式在理论上可以明确翻译成英语的过去式或将来式(did, will certainly do)，而未完成式可以翻译成英语的过去式、现在式或将来式，其中不强调或暗示动作的完成。进行式、反复体或习惯体表达有时会证明是有用的(was/is/will be doing, did/will do repeated, used to do/always do)。许多学者使用当地阿卡德人语法学家的术语 hamṭu“快”和 marû“胖，慢”来指代苏美尔语的完成体和未完成体。

2.1 完成体的主语/受动者范式

一个句子的（不及物）主语或（及物）受动者的名词链用通格。这个主语也由对应的代词性后缀标记于完成时动词链，成对（共轭）表示人称、数量、性，置于词根或任何基于修饰语：

Sg	1	-(e)n	我
----	---	-------	---

	2	-(e)n	你
	3	-Ø	他/她/它
Pl	1	-(e)nden	我们
	2	-(e)nzen	你们
	3p	-(e)š (在 OS 或只有-e)	他们 (人称)
	3i	√ - √ (重复)	它们 (非人称)

第三人称单数的人称与非人称主语没有区分，均标记为-Ø。第三人称复数仅在人称主语时是后缀-(e)š，古苏美尔语去掉/š/，仅余-e。去掉/š/和没去掉的情况可能出现在同一文本，如 Nik I 7 及 Nik I 14 同时有 ba-ug₇-ge-éš和 ba-ug₇-ge“他们死了”两种写法。/š/的选择性省略是否是音系学（方言或个人习语的不同）还是正字法的问题尚不明确。

动词词根的重复（即上述√-√）用于表明第三人称复数非人称词（有时是人称词）主语，尤其语言早期：

máš-gán máš-gán-bi ba-bir-bir“它所有的居所都散布开了”

(Uruk Lament 5:9 OB)

sahar-du₆-tag₄-bi eden-na ki ba-ni-ús-ús {ki+e}

“他躺在草原里有它的许多坟岗的地上”

(Ent 28-29, 1:30f. OS)[-a~ni-][-e~ba-]

正如形容词可以重复以表明词根意思的多元化或强化，后来的一些证据表明词根在限定的动词的重复同样能传达强化以及多元化，即使这种做法可能是较晚的创新。在一场抄写员的辩论中，两行连续的文字可能同时显示这两种用法（除非第一行也用多元化）。

é dū-dū-a-ni mu-un-gul-gul èrim-ma-ni mu-un-bu

nunuz ġar-ġar-ra-ni bí-in-gaz-gaz ab-ba im-mi-in-šú

“他（鱼）彻底地破坏了她（鸟）的造得很好的房子，他撕裂了她的仓库，在那里他打碎了所有她下的蛋，把它们扔到大海里去”

(Bird and Fish 107f. OB)

在括号中显示的主语代词的/e/元音，在原作者看来最好是视为一个辅助插入元音；当一个词根以辅音结尾时，用来把这个辅音和后面的辅音的主语后缀分开。下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这个辅助元音可以被同化为动词词根的前一个元音。（在

传统的 Poebel-Falkenstein 描述中, /e/元音在形态上被视为后缀的一部分 (-en、-eš等) 当前面的词干以元音结尾时, 它被省略或收缩。)

ba+du+n	>	ba-du-un	我/你离去
ba+gub+n		ba-gub-bé-en (ba-gub-bu-un)	我/你站立
ba+tuš+Ø		ba-tuš	他/她/它坐下
ba+dù+Ø		ba-dù	它被建造
ba+tu(d)+nden		ba-tu-dè-en-dè-en	我们出生
ba+ku ₄ (r)+nzen		ba-ku ₄ -re-en-zé-en	你们进来了
ba+šub+š		ba-šub-bé-eš (ba-šub-bu-uš)	他们感到沮丧
ba+dù+dù		ba-dù-dù	它们被建造

2.2 完成体的施动者范式

表示一个句子的施动者的名词链用作格形式, 用后置词-e 标记。在一个完全言语链中, 这个施动者也被一个相应的动词前缀标记在完成体动词链。

Sg/Pl	1	-Ø/?	我, 由我	Jagersma 2010 假设了-?
	2	-e-	你, 由你	OB 之前是-Ø-或同化的-V-
	3p	-n-	他/她, 由他/她	OB 之前是-Ø-或同化的-V-
	3i	-b-	它 (们), 由它 (们)	
Pl	1	——		
	2	——		
	3p	-n- √ -(e)š	他们, 由他们	-n-在 Ur III 中期前不写

在动词前缀链的级序里, 作格前缀始终是在词根前的最后一个位置, 或者换句话说, 是“前根位, preradical position”, 即在我们转写动词前缀链时词根左边第一个前缀位置。见动词前缀链级序表。

在大多数时期, 第一和第二人称的元素有问题。很可能在语言的早期阶段, 这种对比与动词的主语的范式相同, 即第三人称单数 (-n-或-b-) 与非第三人称单数 (-Ø-, 一些元音, 或可能是前一个元音的延长)。直到 Gudea 时期才证实了第二个单数形式-e-的同化形式, 如 ba+e > ba-a-。类似地, -n-经常作为同化后的元音出现, 直到 Ur III 的末期, 如 nu+e > nu-ù-, bí-in- > bí-i-, 等等。-e-可

能是阿卡德人抄写员的重制(再形成?)或创造。一些古巴比伦语法文本(J. Black, Sumerian Grammar in Babylonian Theory [1984])显示了一种人为的区分: 第一人称单数-a-对第二人称单数-e-。

在这个施动者范式中,人称与非人称的区别只保留在第三人称代词中。第三人称复数序列-n-√-(e)š仅用于人称名词,而前缀-b-,就像相应的物主后缀-bi,通常仅用于非人称名词或集合的一组人。但在特殊情况下,-b-可以用来“物化”或轻蔑地指人,尤其是奴隶,如在 Inana's Descent 310 里: ^dinana iri-zu-šè ġen-ba e-ne ga-ba-ab-túm-mu-dè-en“Inana,去你的城市吧,让我们带走那一个(-b-)人!”(在鼓励式 ga-构造中前根位的-n/b-标记直接宾语)。也可以在写得不好的 OB 文本中找到-b-而不是-n-。

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复数施动者前缀没有被证实,也可能从未存在过。第三个复数人称前缀是不连续的,即由前缀-n-和后缀-(e)š组成(一个/e/或一个已同化的/V/出现在辅音字母后)分别放在词根的前面和后面。由于前缀-n-和后缀-(e)š可以分别有不同的用法,所以这个词缀的形态会引起歧义的动词形式。

lú ba-zi“这个人站起来了”{ba+zi(g)+Ø}

lú-ne ba-zi-ge-eš“这群人站起来了”{ba+zi(g)+š}

lugal-e lú ba-an-zi“王让这人站起来”{ba+n+zi(g)+Ø}

lugal-e lú-ne ba-an-zi-ge-eš“王让这群人站起来”{ba+n+zi(g)+š}

lugal-e-ne lú ba-an-zi-ge-eš“王们让他们站起来”{ba+n+zi(g)+š}

后两种动词形式在构造上相同,但功能不同。第一种包括第三个单数施动者标记-n-和第三个复数主语标记-(e)š。第二个的特征是不连续的第三人称复数施动者标记-n-√-(e)š。如果主语和施动者被理解并仅用动词链中的代词性元素来标记,那么仅有动词链 ba-an-zi-ge-eš将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只有上下文可以确定它囊括了什么意思。进一步注意到当使用复数标记-n-√-(e)š时,-(e)š后缀会替换任何作后缀的主语标记。因此,最小的动词句 ba-an-zi-ge-eš实际上可以表示“他/她(-n-)导致他们(-š)站起来”或“他们(-n-√-(e)š)导致我/你/他/她/它/他们站起来”。下面这段语境中的动词有歧义,也可以翻译为“他们使他(等)转回来”:

ki-ni-šè bí-in-gur-ru-uš“他(-n-)使他们(-š)转回到他的地方。”{b+n+gur+š}

(Puzur-Šulgi letter to Ibbi-Sin 40 OB)[-šè~bí-]

-n-√-(e)š无疑是早期的创新,将第三人称单数前缀-n-加上第三人称复数主语后缀-(e)š而变成复数。相比的是命令式用第二人称复数主语后缀-nzen 可以变成复数。-n-√-(e)š在古苏美尔语中是罕见的,即便并非未知(例如 Nik I 1554:5 中

的 ba-ġar-éš) , 但特别是在经济文本中, 单数动词形式经常用于复数, 例如 šub-lugal-ke₄-ne e-dab₅“王的下属带走了它”(DP 641 8:8)。当名词链已经传递了这一信息时, 动词上明确的复数施动者标记可能被认为没有必要加上。另一方面, 在 Ur III 的经济文本中, 以明确的复数元素-(e)ne 标记的人称施动者在动词中以一个集体(集合)元素-b-而不是-n-√-(e)š来复现的情况并不少见, 如:

5 1/3 (bùr) aša₅ sig₅ àga-ús Tab-ba-i-lí-ke₄-ne íb-dab₅

“5 1/3 bùr 的好田被 Tabba-ili 的护卫领走了”

(Contenau, Umma No. 100 2:1-4 Ur III)

130 gú 7 ma-na siki sig₁₇ ki Lú-^dnin-ġír-su dumu Ir₁₁-ġu₁₀-ta dam-ġar-ne šu ba-ab-ti

“130 塔兰特又 7 mina 的黄色羊毛由商人从 I. 的儿子 L. 那里接收”

(HSS 4, 156:1-5 Ur III)

3. 所谓的“结合前缀” i-

当上述作格代词性前缀的其中一个作为动词前缀链中的唯一元素时, 即当它在一个链中最开始、没有其他前缀时, 那么——从这种语法的观点来看——该语言使用假体元音, 通常是/i/, 有时是/e/或/a/, 以使某些构造变得可读。

Ø+dù+Ø > ì-dù“我建造了它”{施动者 Ø/?+√+第三人称单数受动者}

e+dù+Ø > e-dù“你建造了它”(无需假体元音)

n+dù+Ø > in-dù“他/她建造了它”

b+dù+Ø > ib-dù“他们(集合)建造了它”

n+dù+š > in-dù-uš“他们(人称)建造了它”

另一方面, 如果前根位代词前面有以元音结尾的另一个前缀(几乎所有其他可能的前缀), 则不需要假体元音。下面的例子表示了四种常见的含前缀的完成体(见动词前缀链表), 以及两篇上下文段落。

ga+b+su > ga-ab-dù“我将取代它(-b-)”(鼓励式 ga-)

hé+n+dù+Ø > hé-en-dù“他确实建造了它”(请求式/希求式 hé-)

nu+n+dù+š > nu-un-dù-uš“他们没有建造它”(否定式 nu-)

u+b+dù+Ø > ub-dù“当他们(集合)建成它时”(未来式 ù-)

tukum še ì-ġál ... tukum nu-ġál ...

“如果这里有大麦……(但)如果这里没有任何大麦……”

(TCS 1, 367 rev. 2'/4' Ur III)

1 ama-áb 2 gir mu-1 zà ì-šu4 1 gir sig zà nu-šu4

“1 头母牛，2 个 1 岁小母牛上了烙印；一个（瘦）弱的小母牛没上烙印”

(Erm 14338 i 1-5 OS)

最后，如果一个句子没有出现施动者且没有任意前缀元素标记的其他语素，这个假体元音前缀可以仅表明动词是限定动词（谓语动词），因为根据定义，除了某些技术性例外，一个动词必须加一些前缀以视为限定动词(cf Thomsen§273)，如：

lú ġen+Ø > lú V+ġen+Ø > lú ì-ġen“这个人走了”

在早于 Ur III 中期的文本中，前缀-n-大多没有在书面上表现，尽管它偶尔的出现表明它为人所知或被感觉到在形态上存在。由于直到 Ur III 时期后期为止，第一人称单数元素没有标记（-Ø-或-'-），第二人称单数施动者也经常没有标记，这些正字法实践的不幸结果是，在早期文本中，像é ì-dù这样的句子可以被翻译为“我，你，或他/她建造了房子”，或者甚至可以设想为一个没有施动者的句子“房子被建造了”，施动者完全取决于上下文。

C. Wilcke 观察到(AfO 25 (1974-77) 85 n. 8)，在古苏美尔语来自 Nippur 和苏美尔北部边界的Šuruppak 的文本中，最开始的假体元音只有ì-，而在苏美尔中部的 Umma 文本中，它只是 e-。“ì-”与“e-”之间的分异，除了表现在规则的动词前缀链之外，还表现在其他语境中。例如，在文学院的文本 Scribe and His Perverse Son 132 中，Nippur 副本写ì-ne-éš“现在”，而苏美尔南部的 Ur 副本写 e-ne-éš。

最后，早期 Umma 附近的 Lagaš 的文本显示了一个不完全一致的 i/e 元音和谐系统，假体元音和附加元音都有，取决于词根元音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前面的维度前缀：/i/在/i/和/u/音之前，/e/在/e/和/a/音之前，例如ì-šúm 和 e-ġar，见 Thomsen §7。

gag-bi é-gar₈-ra bí-dù ì-bi zà-ge bé-a₅ {bi+n+dù+Ø} {bi+n+ak+Ø}

“他在墙上插入了这钉子，他在边缘涂了油”

(Edzard, SRU 31 6:16-18 = OS property sale formula)

在 Sargonic 和更早的文本中，元音 a-经常取代没有施动者的“被动式”动词的ì-，特别是在与格-na-之前（见Å Westenholz, Jena[1975] 8）。P. Steinkeller 指出 a-是“Fara、前 Sargonic 时期文本的特征，Sargonic 时期尽管程度较轻但也是”，“a-出现在暗示施动者但不写出来的句子中”，在功能上与真正无施动者的句

子的前缀 ba-不同（第三千年法律和行政文本[1992]35）。在前 sargonic 时期的 Lagaš 文本中，a-常见的形式是 ab-√ 或 an-√，其中-b-或-n-表示一个轨迹而不是一个施动者。但这绝不是一个严格的系统；a-出现在其他语境中，也出现在其他时间和地点，在功能上无法区分，i-至少对我们的眼睛来说，可能是方言特征。然而，重要的是，a-也是静态前缀 al-的组成部分（见后）。

人们可以推测，最小形式 i+√ 的前缀 i-（变体 e-）的最终来源是一个前置的/n/，用于作格或位格意义。例如，在前 sargonic 的 Lagaš 经济语料中，前置/n/通常不发音，i/e-√ 形式通常与施动者或位格的名词链有关，这类名词链在这之后的时期中会用前置/n/来标记在动词上。（相比之下，最小无施动者动词在该语料库中通常采用“ba-√”的形式）这一现象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个作前缀的/i/读音会被写在另一个主要读音是/ni/的符号上，那是另一种动词的位格前缀（见后）。

上述对动词前缀元素/i/使用的解释与传统的 Poebel-Falkenstein 对结合前缀 i-的解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者被 Thomsen 等人继承和扩展。在我看来，这是对苏美尔语法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一个优雅的解决方案，但这种解释只有少数几个方面在逐渐获得更广泛的接受。在任何情况下，“结合前缀”这一术语，指前缀 mu-、bí-、ba-以及 i-，现在应该作为一个无用的误称而被抛弃。

4. 静态前缀 al-

由于构成限定动词需要一些前缀，所以在简单的无施动者动词中，人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动词前缀，这些前缀似乎不受意义或句法的严格要求，因此很难翻译。前缀“ba-”经常作为这种限定动词的构成形式（特别是所谓的“ba-”的“被动式”用法），在这种语境中，它通常不翻译。

这种语言实际上有一个用于这种情况的特殊前缀 al-。由于 al-总是出现在无施动者的句子中，阿卡德语中对以 al-为特征的动词形式的翻译有时会采用阿卡德语的无施动者的静态形式（动词变位构成的形容词，通常是被动意义，例如 paris “被切开”）。因此 al-被称为苏美尔语的静态前缀。

由于 al-的主要功能是使没有任何其他前缀的动词成为限定动词，因此 al-应该在动词的结构中独立存在。然而，有一些证据表明，它与一个先行词同时出现，从而破坏了它原本的意义，使它变得不必要。这些非常罕见的例外包括否定式 nu-al-√ 或 nu-ul-√，以及未来式 ul-√ 或 ù-ul-√。后一种省略形式表明 al-可能应该被分析为一个元素/l/加上一个假体元音/a/（见上）。因为/n/和/l/在某些语境中交替出现——比较否定式的先行词 nu-的语素变体 la-和 li-，或者过时的名词形式 nu- < lú“人”——静态前缀 al-有可能追溯到早期的前根位的位格前缀 n+√ > an-√，它仅仅用来将存在于“这个”空间中的一个最小的动词定位，从而使

它成为限定动词。从以下三个平行条目中可以看出，前缀 al-对动词形式增加的信息很少或没有，这三个条目来自 Ur III 经济文本，其中以静态 al-为特征的相关的限定动词随简单的非限定过去分词变化。

50 ^{urudu}ha-bù-da dúb-ba (UET 3, 311:1) {dúb+a}

46 ^{urudu}ha-bù-da dúb-ba (UET 3, 312:1)

180 ^{urudu}ha-bù-da al-dúb-ba (UET 3, 396:1) {al+dúb+Ø+a}

“（数量）个铜锄头，都锻打（？）过了”

其他例：

1/18 (bùr) 20 (sar) kiri₆ gú pa₅-PAD al-gál

“存在于沟渠岸上的（面积）的果园”(MVN 3, 13 OS)

inim-bi igi-ne-ne-ta al-til

“在他们面前这件事结束了”(Edzard, SRU 20:32-33 Sargonic)

1(bán) ku₆ al-šeĝ₆-ĝá {al+šeĝ+Ø+a}

“1 ban 的烧好的鱼”(Limet, Textes No. 93:9 Ur III)

diĝir-ama diĝir-a-a ul-su₈-ge-eš-a-ta {ù+(a)l+su₈(g)+eš+a+ta}

“当母神们与父神们在场/支持”(Lugalbanda in Hurrum 160 OB)

5.基本句法

苏美尔语基本上是一种主-宾-谓(SOV)语言。在无动词的名词性句中，主语通常在谓语之前。在一个动词性的句子或从句中，最可靠的规则是动词处于最后的位置，尽管在文学语境中基于诗意的许可允许有例外。在只有一个主语的不及物动词句中，词序是主语-动词(SV)。在一个以有受动者和施动者为特征的及物动词句中，尽管可以将受者放在施者之前来使受者成为主题，通常的语序还是施动者-受动者-动词(SOV)。间接宾语和状语短语通常位于最开始的主语或施动者名词链（如果存在的话）和动词之间，尽管这些短语也可以通过把它们放在句子的前面以主题化。

当分析句子时：每个动词性句子或从句**总是**包括一个主语或受动者。先识别主语或受动者。一句话**可能**包括一个施动者，仅在识别主语或受动者后再确认施动者是否存在。定位主语需假设及物动词是被动式。

X. 维度前缀导论

一个句子的主语（或受动者）属于通格，在完成体动词链中标记为一种后缀，即在动词词根后面的代词元素。名词链的任何剩余的副词性格（状语性格）都可以通过一个前缀（位于动词词根之前的元素）在动词链中复现。链中存在的每个前缀的相对位置是固定的：与格总是在从格之前出现，从格总是在作格之前出现，等等。见动词前缀链表以了解前缀的级序。

由于 Falkenstein 语法学派认为维度前缀不能在动词结构开头，必须总是在一系列结合前缀（一种术语，没有在此语法中分析）的其中一个之前，这些前缀也因此被广泛地称为维度中缀而不是维度前缀。Edzard 的《苏美尔语法》2003 中使用了中性术语“指示字符”，从而避免了这个问题。

动词的维度前缀的最完整形式是由一个代词性元素和一个格助词元素组成的，格助词元素对应于一个特定的名词链的先行头名词和格后置词。这种模式适用于与格前缀、随伴格前缀、具从格前缀和限定格前缀，因此这些前缀构成一个子集，后面统称为维度前缀。在原作者看来，复现位格、作格和限定位格的名词链的前缀理论上只由代词性元素组成，它们代表了前缀的第二个子集，即后面称核心前缀（遵循 Jacobsen），描述它们更困难，因将此单独处理。

1. 维度前缀代词

可以出现在维度前缀中的代词性元素与 hamtu 施动者的前缀类似，至少在单数前缀中是这样的。

Sg	1	mu/m	Jagersma 2010 在一些语境中假设了声门闭塞音
	2	Ø/e/r	OB 之前未同化的-e-尚未被证实
	3p	n	
	3i	b	
Pl	1	?	预计是 me
	2	?	预计是 e-ne
	3p	ne	

第一和第二人称单数元素的几种形式根据句点和与它们一起出现的格前缀标记交替出现；这种变化将在限定位格的核心前缀进行适当的详细讨论。与作格代词性元素一样，根据本语法中遵循的音系学模式，上述元素中的某一些在处于动词前缀链的最开始时，需要一个预设的假体元音来使它们能够发音，即：

mu+da+tuš+Ø > mu-da-tuš“他和我坐一起”

e+da+ti(l)+Ø > e-da-ti“他和你住一起”

n+da+ti(l)+Ø > in-da-ti“他和他/她住在一起”

b+da+gub+Ø > ib-da-gub“他和它站在一起”

ne+da+ġen+Ø > i-ne-da-ġen“他和他们一道来了”

2. 维度前缀句法

维度前缀在理论上把句子中一个或多个名词链内已经存在的信息复现或重复到动词链。一个代词性元素和后面的格助词元素分别指向一个特定的名词链的先行头名词（带任何修饰语）和最后一个格后置词。

nin lugal-da in-da-tuš“王后和王坐在一起”[lugal~in-][-da~da-]

naġar iri-šè ib-ši-ġen“木匠去了城里”[iri-ib-][-šè~ši-]

一个句子可能包含许多名词链，但是可以由全方位前缀（代词性元素和格助词标记）复现的数量和种类有限制。一个动词链（理论上）最多可以（同时）包含一个作格前缀、一个限定位格前缀、一个与格前缀和一个其他维度前缀。它也可以加前面的第二种（子集）ba-前缀。一个动词链不可以包含来自于随伴格、具从格、限定格的子集的（任意）两个前缀。具体限制见前缀链图。因此，句子(a)是合乎语法的，但句子(b)不是。句子(b)必须用(c)或(d)来表示。（尽管前缀-ni-可以代替缺少的第二个前缀）

(a) lugal-e nin-ra iri-a é i-na-ni-in-dù

王给王后在城里造了房子。（作格[-e~in-]、与格[-ra~na-]、位格[-a~ni-]）

(b) *lugal nin-da iri-šè in-da-ab-ši-ġen（“*”指假设或不符规则）

王和王后一起去了城市。（随伴格[-da~da-]/限定格[-šè~ši-]）

(c) lugal nin-da iri-šè in-da-ġen

（同上）（随伴格[-da~da-]）

(d) lugal nin-da iri-šè ib-ši-ġen

（同上）（限定格[-šè~ši-]）

于当一个随伴格、具从格或限定格元素被使用时，若没有一个代词性元素来给动词的意思提供方向性的细微差别，上面的限制并不总是适用。这样的例子通常解释为删除了特定的“已被理解的”代词性宾语，如下列(b)所示。但是，比较一下 Gudea 王室铭文中的形式(c)，其中三个从格前缀的同音变体被依次使用，以给动词的意思一个压倒性的从格意义。

(a) im-è“他出现在(-m-)此地”{m+√+Ø}

(b) im-ta-è“他（从那儿来）出现在此地”（?）{m++ta+√+Ø}

(c) ma-da-ra-ta-è“他出现并向着我来！”{ma+*ta+*ta+ta+√+Ø}

最后一种形式不寻常，可能代表了对语言资源的一种有趣的延伸，但它显然仍是说得很好的苏美尔语，并代表了一个很好的迹象，即特别地，da/ta/ši 格助词元素可以独立使用，在不涉及任何特定目标或对象的情况下，为动词结构添加更多不确定方向性的意思。

句子的名词链和动词中的标记之间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例如，前缀可以使一个已被理解的名词链代词化，尤指出现在较早时期的句子或从句中的名词链。例如在记叙文中，假设下面的(b)句直接跟在(a)句后面，lugal“王”将是(b)的已被理解的主语，只标记为动词的零主语代词(-Ø)，而空间前缀-b-ši-将代词性地指一个可理解的名词链 iri-šè“向着城市”。

(a) lugal iri-bi-ta ib-ta-è“王已从那个城市离开”{b+ta+√+Ø}

(b) a-na-aš ib-ši-gi₄“为什么他回到了这里？”{b+ši+√+Ø}

此外，第三人称单数的限定位格前缀-ni-（后有讨论）具有广泛和普遍的指称用途，并且它经常复现非位格的名词链。在下面它恢复了与格宾语和限定格宾语。

kur-gal-e sipa ^dur-^dnamma-ra nam gal mu-ni-in-tar

伟大之山（指 Enlil）决定了指导者 Ur-Namma 的伟大命运。

(Ur-Namma Hymn B 37 OB)

e-bi i₇-nun-ta gú-eden-na-šè íb-ta-ni-è

那座堤坝已经从王子运河延长到沙漠之缘。(Ent 28 ii 1-3 OS)

最后，由于在名词性和动词性复合结构中标记相同的意思是多余的，格后置词或维度前缀都可以出于文体或其他原因省略，而不会造成重要信息的损失：

lugal dumu-ni-da in-da-gub“王和他的儿子站在一起”（完整）

(a) lugal dumu-ni-da ì-gub（简化）

(b) lugal dumu-ni in-da-gub

例如，在 OS 拉加什的经济文本中，省略名词性后置词和作前缀的代词元素的做法尤为常见。例：

lá-a-ne-ne nu-ta-zi“这还没从它们剩下的量里扣除”{lá+a+(a)nene+(ta)}

(Nik I 271 4:1 OS)

dub daġal nu-ta-zi“它没有从宽碑上去除下来”

(Nik I 210 4:1 OS)

甚至可以在同一文本中找到替代的标记法。例：

PNN PN2 e-da-sig₇“PNN 与 PN₂住一起”

(CT 50, 36 11:2-3 OS)

PNN PN2 kurušda-da e-da-sig₇“PNN 与养肥牲畜的 PN₂住一起”

(CT 50, 36 14:1-3)

一个普遍的原则是，动词里的一个句子名词性部分已出现的任何信息的标记，或反之（未出现的），基本上是可选的，由特定说话人自行决定。因此，在苏美尔语是一种活语言的早期文本中，维度前缀在动词结构中较为少见。仅在后来，特别是在苏美尔语消亡之后，动词中广泛复现名词性信息才成为常态，而在古巴比伦学校的文学文本中，动词表现出最复杂的，且常是幻想的维度前缀序列。例如一个人可以遇到 OB 时期的加复现位格和限定位格的核心前缀的动词，如Šulgi R 66: ^dnin-líl-da ki ġišbun-na-ka zà-ge mu-dì-ni-íb-si-éš“在盛宴之地他们与 Ninlil{mu+n+da}一起填补角落”[-e~-b-][-a~-ni-]

3. 词汇注 1

3.1 助动词

许多苏美尔人的复合动词是由一个头名词和两个助动词中的一个组成的：du₁₁(g)“做”、a₅(k)“做，执行，制作”。这是一种高效的构词法，而且存在许多这样的复合动词。常见例：

al - du₁₁“渴望”

inim - du₁₁“说”（常含省略的受动者<inim>）

in - du₁₁“冒犯”

kaš₄ - du₁₁“执行跑动，跑”

mí - du₁₁“善待，照顾，培养”

silim(-ma) - du₁₁“行礼，打招呼”

še-er-ka-an - du₁₁“搞装饰”

šu - du₁₁“用手，尽力，行动”

šùd - du₁₁“做祈祷”

u₆ - du₁₁“好奇”

^(giš)al - a₅“锄”

en-nu-ùġ - a₅“观察”

kíġ - a₅“做工作”

si-im(-si-im) - a₅“嗅，闻味道”

3.2 迂回动词

助动词 du11(g)和 a5(k)也常与普通复合动词连用，构成新的迂回动词，除了在文体上与较简单的表达方式不同外，两者在意义上似乎很少有区别。动词的基础表达形式是 hamṭu 分词（见后）。如：

á - dúb	拍打翅膀	á-dúb - a ₅	执行拍打翅膀
bar - tam	选择	bar-tam - a ₅	执行选择
ir - si-im	闻气味	ir-si-im - a ₅	执行闻气味>闻到
ki - su-ub	摩擦土地>拜倒	ki-su-ub - a ₅	执行摩擦土地>跪倒
pa - è	再次花费	pa-è - a ₅	执行再次花费
šu - luh	洗手	šu-luh - a ₅	执行清理（如运河）
šu - tag	用手摸	šu-tag - a ₅	执行手摸>装饰

全部标记了的维度前缀序列复现存在或已被理解的副词性名词链。

一些维度前缀格助词元素单独用，可向动词添加无特定方向性的意义。